

法蘭西
短篇傑作

上海大夏書店刊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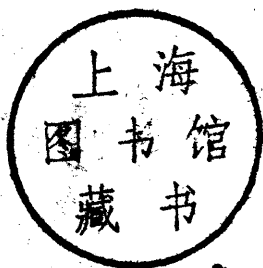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4 3803B

水沫社編譯

法蘭西短篇傑作集

1



上海大夏書店刊行

1939

目 次

代替人.....	高 貝
格萊奧巴特爾底一夜.....	戈底野
徵發兵.....	巴爾若克
預台太守.....	法朗士
六日之夜.....	穆 杭
細繩.....	莫巴桑
砲台之襲取.....	美易梅

代 替 人

當他第一次爲了游蕩而被捕的時候，他還不到十歲。

他對審判官這樣說：

——我名叫若望一弗杭刷。勒丟爾克，我在那個在巴思諦葉場上，在兩張燈之間，撥着羊腸絃唱着的人的身旁，到現在已六個月了。我和他同時唱着覆句，隨後那喊着：“買新的歌集罷，十個生丁，兩個蘇。”的是我。他老是喝醉了酒打我；因此那些巡警那夜便在頹壞的屋子裏找到了我。以前，我



是和一個賣毛刷的人在一塊兒的。我的母親是一個洗衣的婦人，她名叫阿黛兒。從前有一位先生把她安頓在一間樓下屋中，在蒙馬爾特爾。她是一個好工人，又很愛我。她能夠賺錢，因為她有咖啡店裏的待者的光顧，而這些人是需要許多衣服的。禮拜日，她很早地使我睡了，以便到跳舞場裏去；可是，在這時，她把我送到修士學校裏去，在那裏，我學着讀書。最後，你瞧。在我們街上巡查的那個本城的軍曹老是停留在窗外和她談話。一個漂亮的男子，佩着克里米亞（註一）戰役的勳章。他們結了婚，於是一切都倒行逆施了。他厭惡我，又唆使媽媽和我過意不去。大家都打我的腦袋，那時我纔逃開了家裏，整天地在格里希場上度日，在那裏，我認識了些打拳頂的人。我的繼父丟了位置，媽媽丟了主顧：她到洗衣作裏去賺錢養活她的男人。她是那時得勞病的，因為水蒸氣的原故。她是一個好女人。從那個時候起，我便和買毛刷的人和撥羊腸絃的人生活在一起了。——你們可是要把我放到監牢裏去嗎？

她這樣斷然地，不顧羞地說着，像一個戍年的男子一樣。他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小流氓，像一隻靴子那麼長短，前額遮在一頭奇怪的黃色的亂髮下面。

沒有人替他說情，他們便把他放在‘青年拘留所’裏。

不甚聰敏，懶惰，尤其是手不靈活，他只在那裏學一種下等手藝，修椅匠。然而他是順從的，天性是被動而沉默寡言的，又似乎在那罪犯的夥裏沒有學壞得很深。但是當他到了十七歲的時候，他又被放到巴黎的街上去了，他在那裏不幸又遇見了他的獄中的同伴，全是些幹齷齪事業的可怕的壞人。那些是養着狗到陰溝裏去捉耗子的人；舞會的夜裏，在歌劇場的夾道中替人擦皮鞋的人；很願意地被市上的力士打倒的歡喜角鬪的人；在烈日下在木排上釣魚的人。他這些全學會了一點，而在出了懲戒所幾個月之後，他重復又爲了一件小竊案被拘了：在貨物攤上偷了一雙舊鞋子。結果：在聖特貝拉移監獄裏關了一年，在那裏，他當着政治

犯的聽差。

他駭異地生活在這些犯人的團體中，那些犯人都是很年輕而不事修飾的人，高談闊論又昂頭天外。他們在牢間裏聚集在那比他們年紀較大的人的身旁，那是一個三十歲光景的孩子，他下獄已很長久又好像是定居在聖特貝拉移了；一間大牢間，裱着彩色的滑稽畫，而且從牢間的窗裏，可以看見全個巴黎，牠的屋頂，牠的鐘樓和牠的圓頂蓋，還有那邊，山邱的遠線，青碧而渺茫地在天上。壁上有載着書籍的木板和許多擊劍廳裏的舊兵器：破碎的面具，上鏽的鈍劍，護胸甲和沒有了蘇絮的手套。那些‘政治家’是在那兒一同吃飯的，加上那不可缺的‘湯和牛肉’，菓子，酪餅，和若望一弗杭刷到館裏去買來的幾瓶酒：喧譁的，被激烈的爭論所間斷的會食，在進果品的時候他們合唱着 Carmagnole 和 Cairn (註二)！然而他們都帶着一種有身分的神氣，當有一個新犯人進來的時候，這人起初是嚴正地被當作公民看待的，可是第二天就被‘你，你’地稱呼着，又被喊着譚號了。他

們在那兒互相說着大字眼：‘團體’，‘互助’，和若望一弗杭刷完全不能理會的句子，例如那他有-次聽見那一個每夜塗着紙張的短小的佝僂的人儼然地念出來的句子：

——這樣通過了。內閣是這樣地組成的：亥蒙掌教育部，馬爾夏爾掌內務部，而我呢，我掌外交。

他的拘禁時間一完，他便又在巴黎彷徨着了，遠遠地被巡警所監視着，正如那些在殘酷的兒童的線稍飛着的金鬼子一樣。他變成那法律撒嬌地一會兒收一會兒放着的奔逃而胆小的生物之一了，那法律，是正有點像那些柏拉多式的漁人們一樣地，爲了要不把他們的養魚池裏的魚打盡，一等魚網起來的時候，便立刻又將牠丟下水去。他絕對不會想到他們對於他這樣卑微的人會這樣地賞光，在耶路撒冷街（註三）的神秘的文書保藏處裏，他有一本特別的案卷，他的名字和雅號都在那封面的灰色的紙上用左斜體書法寫着，而那些精細地分列開的記錄和報告，給了他這些遞級的稱號：名叫勒丟爾克的那個人，被控告的勒丟爾克，最後

是定罪了的勒丟爾克。

他在監獄外混了兩年，吃是加里福尼阿式的吃（註四），睡是睡在歇夜處，有時是在石灰窠裏，又和他的同類的人們在城們附近的大街上作不簡斷的擲錢賭博。他把他的滿是油污的烏打帽戴在頭後面，拖着一雙地氈拖鞋，穿着一件白色的粗布短衣。當他有五個蘇的時候，他便去燙捲了他的頭髮。他在蒙巴爾納斯的弓思當舞場裏跳舞；用兩個蘇去買了做門票用的Le valet de coeur 或 L'as de trefle（註五）來，到鮑皮諾（註六）門口去賣四個蘇；有機會時開開車門；把沒用的馬牽到馬市裏去。一切的不幸極了！他抽籤總抽出一個好零號來（註七），誰知道那軍隊裏的尊嚴的周氛和軍律可會救了他呢？在一下的撒網中，和那些竊取睡在路上的醉漢的錢財的青年流氓們一起被捕了，他竭力否認他沒有參與這一件事。這或許是真的。可是他的以前的事是可以做證據的，他便被送到波阿西去，定三年的監禁。在那裏，他製造着粗劣的兒童玩具，在胸前刺了花，學會了隱語和刑法。重新的釋放，重

新在巴黎的溝渠裏的沉浸，可是這一次是很短，因為至多是在六個禮拜之後，他又連累在一樁踰垣破門而入的嚴重的夜間的盜案中，一件疑案，在這件案子中他所做的事不大明瞭，一半兒是受欺，一半兒是做窩家。總之，他是同犯是無可逃遁的，他便定罪做五年的苦工。這一樁事件中最使他傷心的是和一頭他從一堆垃圾上拾來又治好疥癬的老狗分離。這頭畜生是愛他的。

都隆，腳上的腳鐐，在港口上的苦工，棒的打擊，沒有墊草的木屐，從特合法爾加爾役(註入)海軍時起的豆湯，沒有錢買烟，和罰做苦工的人的污穢的營床上的可怕的睡眠，這就是他在六個炙熱的夏天和六個刮西北風的冬天裏所領略到的。他昏亂地從那兒出來，被押解到凡爾農去，在那兒，他在河上工作了些時；隨後，依然是一個改不好的流氓，他從放逐處逃了出來，又回到了巴黎。

他已經有了積蓄，五十六個法郎，這就是說是反省的時候了。在他長期地在外邊的時候，他從前的可怕的伙伴都已經分散了。他躲藏得很好，睡在

一個老婦人家裏的小樓上，對這個老婦人，他自稱是一個倦于航海的水手，他的證書是在最近海船出事的時候遺失了，現在想另外找一個行業做做。他的晒黑了的臉，他的滿是胼胝的手，和他不時流露出來的幾句習語，把那個杜撰的故事弄得逼真了。

有一天他冒險到街上去閑蕩，偶然走到了他生下地來的那條蒙馬爾特爾路，一個突然的回憶使他在那他念過書的修士學校的門口站住了。因為天氣很熱，所以門是開着的，而一眼看去，那個曠野的過路人就可以認出了那間平靜的課堂。什麼也沒有改變：從大窗櫺裏落下來的明亮的光線，講壇上的十字架像，設備着鉛製的墨水瓶的一排排的板桌，重量和度量的表，和那甚至還釘着指示一場古代戰爭的行動的小針的地圖，都依然如舊。漫意而不加思索地，若望一弗杭刷讀着那在黑板上的，一隻多才的手寫下來做習字範本的一句福音裏的話：

——一個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爲他歡喜，

較比爲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註九）。

這無疑是休息的時候了，因爲那修士教師已經離開了他的椅子，而且坐在一張桌子的邊上，似乎在對着那些圍着他的留神着又抬起了眼睛的孩子講一個故事。這個披着黑色的長袍，帶着白色的頸飾，穿着一雙粗大的鞋子，而剪得不很好的淺色的頭髮在後面翹起着的沒有鬍子的青年人的臉色，是多麼地天真而愉快啊！那些凝看着他的一切平民的孩子的略帶蒼白色的臉兒，還不及他的臉兒那麼有孩子氣，尤其是當被他自己剛說出來的天真的笑話所蠱住的時候，那時他發出一陣和善而坦白的，使他的清潔而整齊的牙齒都露出來的笑聲，而且笑聲是那樣的感人，使得那一切小學生也接着喧噪地大笑起來了。這一羣在那使他們的明亮的眼睛和金髮閃爍着的快樂的湯光中的人們是單純而可愛的。

若望一弗杭刷默默地凝看了他們一會；於是，在這個完全由于本能和慾嗜的曠野的天性中，一個神祕的，溫柔的情感第一次覺醒了。他的心，那

顆粗暴的鐵石一樣的心，從前苦役的棍棒和獄吏的沉重的腕力打在他肩上都不會使牠顫動的，現在却狂跳起來了。在這種使他重新看見他的童年的景像的面前，他的眼皮沉痛地閉了下去，於是忍住了一種狂暴的舉動，在悔恨的苦痛中，他大步地走了開去。

於是那寫在黑板上的字回到他的思想裏來了。

——畢竟還不太遲嗎？他喃喃地說着，我是否還能夠像別人一樣地，誠實地咬着我的黑麵包，睡着我的沒有惡夢的覺嗎？那個偵探現在會很狡猾地認出我。我在那兒剃過的鬍子，現在已長得又密又硬了。我可以混到大羣的人中去，而在那裏工作是不會沒有的。凡是在監禁處的地獄裏不立刻死去的人，出來時是敏捷而壯健的，而我在那兒又學會背着重負爬上繩梯去。這兒人們到處在造房子，而泥水匠是需要幫手的。三個法郎一天，我從沒有賺得這樣多過。希望他們忘記了我罷，這就是我所請求的一切。

他依着他的勇敢的決意做去，他對於這決意是忠實的，於是，在三個月之後，他是另外一個人了。他所投奔做工的東家舉他為他的最好的工人。在烈日之下，在灰塵之中，爬在梯子上，不停地把腰彎曲着又伸直來地，從那站在他腳邊的人的手裏取過碎石來，遞給那個站在他頭邊的人，在這樣長長的一天的工作之後，他回到一家小飯店裏去喫他的夜飯，腰酸着，腳重着，手炙熱着，眼毛被石灰黏在一起着，可是對自己却滿意着，帶着他的包在手巾包裹的勞力換來的錢。現在他是什麼也不怕地出去了，因為他的白色的面具已使他難以被人辨識出來了，而且他又注意到巡警的懷疑的眼光是不能停留在一個真正的工人身上的。他是沉默而寡言的。他好好地疲倦，好好地睡眠。他是自由的。

最後，無上的償報！他有了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和他一樣的泥水匠幫手，名字叫沙維尼安，一個從利莫日地方來的鄉下人，兩頰是紅紅的，他是用一根棍子肩着一個包裹來到巴黎的，

他星期日不去喝酒，却去做禮拜。若望-弗杭刷愛着他，爲了他的正直，爲了他的坦白，爲了他的誠實，爲了他自己失去了如此長遠的一切。那是一種深深的，含蓄的熱情，是用父親一樣的小心和照顧表現出來的。沙維尼安，他自己呢，天性是易變而自利的，他却隨隨便便，只不過滿意着得到一個和他一樣的怕喝酒的朋友而已。這兩個朋友住在一塊兒，在一間清潔的房間裏，可是他們的進款是很有限，他們不得不讓第三個伴侶住到他們的房間裏去，那是一個憂鬱而貪利的年老的沃凡爾涅人，他從他的極少的工資上還想法子積下錢來，到他家鄉去置買地產。

若望-弗杭刷和沙維尼安差不多是永不分開的。休息的日子，他們一同到巴黎的郊外去作長的漫步，在一家郊外的飯店喫飯，在那裏，湯裏有許多香菌，碟子底裏有許多天真的畫謎。若望-弗杭刷那時聽着他的朋友講着那一切生長在城裏的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了各種樹木和花草的名字，和各種不同的收穫時期；他熱心的聽着那

農家的艱辛的工作的成千成萬的瑣節：秋天的播種，冬天的耕耘·收穫時期和葡萄收穫時期的華麗的慶祝，打擊着地的天災，水邊的磨坊的聲音，被牽到飲水處去的疲倦的馬，霧中的晨獵，特別是那圍着葡萄藤的火，講着神奇的故事來排遣時間的長長的守夜。他在自己身上發現了一種一直到那時還沒有認識過的幻想底泉源，他只在這許多溫柔，平靜又單調的事情的一個故事裏，就找着了一種奇異的陶醉。

然而有一種恐慌使他不安着，就是怕沙維尼安知道他的過去。有時他漏出了一個盜賊隱語的幽暗的字眼，露出了一種卑賊的手勢，他的往日的可怕的生涯的遺跡來，他便感到了那舊創重發的苦痛；尤其是在他以為在沙維尼安的心中喚醒了一種不潔的好奇心的時候。當那已經被巴黎供給最窮的人的快樂所引誘的少年人問起他火城的秘密的時候，若望·弗杭刷裝着不知道，把話風扯了開去；可是他那時對於他的朋友的將來，起了一種渺茫的憂慮。

這個憂慮並不是沒有根據的，沙維尼安已不更是那個當來到巴黎的時候的那樣的淳樸的鄉下人了。那酒家的粗魯而囂鬧的歡樂之所以老是使他覺得討厭的原故，就是他已被那些在他那樣的二十年的經驗是十分危險的別種欲望所迷惑了。當春天來時，他便開始找尋孤獨，起初在那城邊的跳舞場的瑣燦的門口徘徊着，在那裏，他看見一對對的露着頭髮的少女，互相摟着腰，低低地談着走進走出。後來，在丁香散着芬芳而舞樂格外幽長的一晚，他便跨進門檻去，於是從此以後，若望一弗杭刷看見他舉止和面色都漸漸地變了。沙維尼安變成格外講究裝飾，格外會化錢的了；他時常向他的朋友借可憐的積蓄，而且總忘記償還。若望一弗杭刷感到自己已被遺棄了，是寬恕同時又妒忌，忍受着又緘默着。他並不自以為他有譴責他的權力；可是他的深切的友誼有無數殘忍的和不能抑制的預想。

有一晚，當他走上他的屋子的扶梯去的時候，在他固執着的成見中，他聽見那他正要進去的房

間裏有一種發怒的聲音的對話，從這個對話中，他辨出那個和他和沙維尼安同住的老沃凡爾涅人的聲音。一種從前的懷疑的習慣使他在扶梯盡頭站住了，他聽着，想知道這種擾亂的原故。

——是的，那個沃凡爾涅人發怒地說，我斷定有人打開我的箱子，又把我箱子中藏在一隻小盒子裏的三個路易(註十)偷去了；而那偷盜的人，準是睡在這兒的兩個同伴中之一，否則就是那個女僕瑪易阿口。這件事情在你是和在我一樣地重大，既然你是這屋子的主人，而且假如你不讓我立刻窮搜那兩個泥水匠的箱子，我便要把你拉到法庭上去。我的可憐的錢啊！牠昨天還是在老地方的，而且我要對你說牠是怎樣的，這樣，假如我們重新找到牠的時候，別人不要說我是說謊。哦！我認識牠們，我的三個美麗的金路易；而我現在還看見牠們正如我看見你一樣。其中有一個是比其餘兩個舊一些，金色是有些發綠的，有大皇帝(註十一)的肖像；另一個，是有一個拖辮子佩肩章的胖老頭子的肖像的，而那第三個，是有生着頰髯的腓里迫的，

我用牙齒在上面咬了一個記號。這是別人騙我騙不過去的。你可知道我只要再有兩個像這樣的錢就可以買進我的葡萄園了嗎？快！和我來翻查同伴們的東西，否則我就去叫巡捕，fouchtra（註十二）！

——好，屋主人的聲音回答，我們和瑪易阿同來搜尋罷。假如你什麼也找不到而那兩個泥水匠發起怒來可糟了。這是你逼我做的。

若望一弗杭刷心裏充滿了恐怖。他記起了沙維尼的困難情形和小借款，幾天以來他看出他的憂沉的神色。然而他不相信他會偷盜的。他聽見那個竭力在搜尋着的沃凡爾涅人喘着氣，他便把他的拳頭緊抓着自己的胸，好像是在壓制着他的心的狂跳似地。

——在這兒了！那個勝利的吝嗇人突然高叫起來。在這兒了！我的路易，我的親愛的寶貝！而且是在這個利莫日的小假聖人的星期日穿的背心上。你看，掌櫃的，牠們是正和我對你所說過的一樣。你看這個拿破崙，這個拖辮子的人，和這個我咬過的腓里迫。你看看這個記號。啊！這個小化子！

帶着個假聖人的神氣。我起初還疑心那另外一個呢。啊！這個下流人！準得要叫他到牢裏去。

正在這個時候，若望一弗杭刷聽見那稔熟的沙維尼安的脚步，慢慢地走上扶梯來。

他要破獲了，他想着。三級。我還來得及！

於是，推開了門，他慘白得像死人一樣，走進房間去，在那裏，他看見那個屋主人和驚呆的女僕站在角落裏，而那沃凡爾涅人却跪在零亂的衣服中間，在多情地吻着他的金錢。

——夠了，他用一個鈍濁的聲音說。拿錢的和把錢放在朋友的箱子裏的都是我。可是這是太乏味了。我是一個賊而不是一個猶太。(註十三)去喊巡警罷。我不會逃的，不過我要和沙維尼安私下談幾句話。他現在來了。

那小利莫日人果真是剛剛來到，看見罪犯已被發見，覺得自己已完了，他不動地站在那兒，定着眼睛，垂着手臂。

若望一弗杭刷猛跳過去攀住他的項頸，好像是去擁抱他一樣。他把他的嘴貼着沙維尼安的耳

朵，用一種低微而求懇的聲音對他說：

——不要說話！

隨後轉身過來向其餘的人說：

——賸我們兩人在這兒，我不會走的，我對你們說。假如你們要把我們關在房中也聽便，可是讓我們兩人在一起。

於是，用一種命令的手勢，他把門指示給他們。他們出去了。

沙維尼安傷痛極了，坐在一張床上，不懂地垂着眼睛。

——你聽，那個剛握着他的手的若望一弗杭刷說。我猜想，你偷了那三個金錢想去買點什麼玩意兒來給一個姑娘的。那是你六個月的監牢的代價。可是一個人從那裏出來了是重新要進去的，而你將變成一個警廳和裁判所的老主顧了。我全懂得。我在青年拘留所住過七年，在聖特貝拉移一年，在波阿西三年，在都隆五年。現在，你不要怕。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已把事情都放在我肩仔上了。

——不幸的人啊！沙維尼安喊着；可是在這個

懦怯的心中，希望已經生出來了。

——當哥哥是在旗幟下，弟弟是不出發的，若望一弗杭刷說下去。我是你的代替人，那就是了。你有一點愛我，可不是嗎？我已有所償還了。不要鬧孩子氣。不要拒絕。他們總有一天重新捉住我的；因為我們從放逐處逃出來的。而且，你要知道，那種生涯對於我是沒有像對於你那樣的苦；我認識牠，而且我也不怨的，假如這種服務對你並非沒用，而你又向我發誓說以後不再如此了。沙維尼安，我很愛你過，而你的友誼也使我變成幸福過；因為全靠這種友誼，當我和你認識以來，我便束身于誠實和純潔，我從前或許早可以這樣的，假如我像你一樣地，有一個父親把工具放在我手裏，有一個母親教我禱告。我惟一的遺憾就是對你沒有出力和把我的事情瞞過了。今天，我揭開了面幕救你。一切是對的。——來，永別了！不要哭泣，來擁抱我；因為我已聽見扶梯上的大靴聲了。他們已經和巡捕一起回來了，而且在那些人的面前，我們不應當有這樣的熟識的樣子的。

他突然把沙維尼安緊抱在胸前；隨後他把他推得遠遠地，那個時候門已開大了。

那是屋主人和沃凡爾涅人帶着幾個巡捕來了。若望一弗杭刷衝到扶梯邊，伸出他的手來帶手鐐，笑着喊道：

——上路罷，壞傢伙！

今天，他是在蓋耶納，爲了累次犯罪，已判定終身監禁了。

註一：克里米亞是俄羅斯南部的一個半島，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間英國，法國，土耳其等國聯軍和俄國有一度戰爭。

註二：都是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時的革命歌。

註三：巴黎警察廳的所在地。

註四：加里福尼阿是巴黎最廉價的飯店。

註五：撲克牌中的兩張牌名。

註六：即盧森堡戲院。

註七：徵兵抽籤時，高的數目是可以脫免的。

註八：納爾遜大敗法國海軍的戰役。

註九：見新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七節；這一段是從入英
聖書公會的本子上直抄下來的。

註十：金幣名。

註十一：指拿破崙。

註十二：沃凡爾涅人的誓語。

註十三：賣耶穌的猶太，見新約。

——戴望舒譯——

格萊奧巴特爾底一夜

第 一 章

大約在我們寫這行文字的時候底一千九百年前，有一隻華美地塗着金，繪着畫的輕舟，用盡了五十枝像一隻大甲蟲底腳一般地爬行在起皺紋的水面上的，又長扁的槳底速力，航下尼羅河去。

這輕舟是狹長的，兩頭翹起得好像是新月底角，船身輕捷，又精造得很便於航行；一個頂金球的公羊頭裝飾在船頭上，顯得這隻小艇是屬於一位王族的。

在船底中央有一間平頂的艙房，一種尊貴的 naos，或說是幕，設着彩又描着金，上面有一個椶櫚葉底剗形和四扇小方窗。

兩個同樣地書滿了象形文字的房間占據了新月底兩端；其中的一間，比另外一間要大一點，有一層較低的樓，好像是代拉培拉（註一）鑲製出來的十六世紀底奇怪的槳船上的甲板尖（註二）一樣；那給領港人做住處的較小的一間，在頂上有一個三角形的頂蓋。

舵是用兩枝裝置在彩色的木樁上的大槳做成的，在船後面伸長到水裏，好像是天鵝底蹠足；那直立在艙頂上的領港人在指揮別人划着的大槳底柄上，還雕刻着戴 pschent（註三）的，額上生隱喻的角的頂。

這是個深灰色的人，褐色得像新銅一樣，帶着微青而又反射的光澤，眼角翹起，漆黑的頭髮編成了好多細索，口子豐滿，顴骨高聳，耳朵和腦蓋分離着，純粹地是一個埃及人底模型。一根縛在腿上的狹帶和五六圈玻璃珠和符籙做了他全身所有的

衣飾。

他好像是輕舟上的唯一的人，因為那些槳手，彎身在他們底槳上又被船邊所遮住，只能用像扇骨般地在船底兩側伸張着的，稍稍停了一會又落到水裏去的槳底對稱的動作使人猜到還有人在那兒。

沒有一些風息來使空氣顫動，輕舟底三角形的大帆，用一根絲繩縛住在放倒了的桅杆上，表示出船上人已經全然不希望再看見起風了。

正午底太陽直射着牠底箭；河岸上灰色的泥濘照耀着發焰的反光；一道生硬的，閃耀的，又因為濃厚而顯得像風塵一般的光線流瀉着火焰底瀑布，天底青蒼像放在爐子裏的金屬物一般地熱得發白了；一層焦炙的灰霧散在燃燒着的地平線邊。沒有一片雲顯出在這像永恆一般地不變而又淒慘的天上。

暗淡而無光的尼羅河水似乎在流道裏睡熟了，又似乎攤成了熔鉛底平面。沒有一點輕風來吹皺水面，來將堅硬得像是雕刻出來的蓮花花蒂折

倒在莖邊；偶然有一隻鼓着肚子的 bechir 或是 fohaka (註四) 底跳動，也難在那兒使一片銀鱗閃出些光來，輕舟底槳以乎也很難撕碎那凝結的河水底灰暗的薄膜。河岸是荒蕪的；一種浩漫的，莊嚴的悲哀高壓在這塊永遠像是個大坟墓的地上，那兒的活人似乎除了埋葬死人之外便沒有旁的職務了，沒有憂鬱，沒有夢想，沒有一片發珠光的雲在天邊可以追隨，沒有可以洗滌被滿了灰塵的脚的隱秘的流泉，寂寞的，又像火山石一般地枯燥的悲哀；那倦于永久地凝視着荒漠而又不能從二十個世紀以來老是在磨着自己底腳爪的花崗石座上脫身出來的 sphinx (註五) 底悲哀。

沉默是如此地深淵，人們會說世界已經啞了，或是說空氣已經失去傳聲的能力了。所能聽見的僅有的聲音是在水中的蘆葦裏打滾的，熱昏了的鱷魚底低語和窒塞的笑聲，或是當一隻紅鶴，腿曲在肚子下面，項頸縮在肩頭裏，這樣地站立得疲倦了，便改了牠固定的姿態，突然用白翅拍着青色的空氣，飛到一塊石頭上或是一株櫻樹上去休息的

時候所作的響動。

輕舟像箭一般地在水面穿過去，後面留着一道立刻就消滅了的銀色的航跡；只有些兒一昇到面上就碎了的水泡可以證明有船走過，而那隻船却早已看不見了。

赭石色和鮭魚色的河岸像蘆紙卷一般迅速地舒展在天和水底兩重青碧之間，牠們底彩色是這般地相似，竟使那分“牠們的大地底薄薄的舌子顯得像一道伸到廣大的湖裏去的長堤一樣，而畢竟是尼羅河反映着天，還是天反映着尼羅河，也很難分辨出來。

景色時刻地在變換着：忽兒是那些到河邊來凝視自己底鑲着怪圖像底大雕板的傾斜的牆垣的大殿門；那些有廣闊的柱頭的方形石柱，那些靠邊沿列着戴雕紋帽子的，在尖銳的乳房下面盤着黑火山鎔石底脚的蹲伏着的大 sphinx 的斜坡；那些將長押（那上面有象徵的球形張開）牠神秘的翼翅，像一隻大張着的鷹一樣底準確的平線矗出在地平線上的大宮殿；那些有像塔一般粗厚的大

圓柱（那上面有 行行的象形文字在一個晶白的背景上浮露着 的寺院；所有那底當們^(註六)底建築底奇蹟：忽兒是那些淒涼的乾燥底風景；那些從採掘和建築得來的石子底碎片（那經歷過三十個世紀以上的花崗石底大礮底殘屑）所堆成的小山；那些被熱度剝蝕着的，被黑條紋碎割着又斑駁着的，似乎在火災底焦炙中的山峯，那些像坟頭的 *criocce pha'e* ^(註七) 那麼地蹲着的，將自己底矯飾的狀態在天邊雕着的，隆起而又畸形的邱陵；那些淡綠的黏土，那些赭色的石塊，那些澱粉般的白土，有時候還有些枯薔薇色的雲石底峭壁，那兒有石礦底黑嘴在打着呵欠。

這種枯燥是什麼也不能挽救的；沒有一塊樹葉底綠洲來使目光清醒；綠似乎是一種在這個自然界裏從沒有知道過的顏色；每隔開好多路，才偶爾有一株椴樹像種植出來的蟹一般地開展在天邊；一株多刺的仙人掌舉起了像青銅底劍一般銳利的葉子；一株番紅花，在斷柱底陰影裏找到了一些兒水分，拿紅點子來裝綴着這一致的風光。

將這些景色很快地看過了一遍，我們且回到這有五十枝槳的輕舟上來吧。並且，也不必預先通報，我們直接走到這尊貴的 naos 裏來吧。

裏面是塗成白色的，有着綠的花飾，朱紅的細絲和形狀奇怪的金花；一張非常精緻的蘆蓆鋪在地板上；在底裏放着 一張有 griffon(註八)底柱脚的小床，床上還有一個裝得像安樂椅或是現代的談話椅一樣的靠背，還有一張有四重梯級可以走上去的凳子，並且，照我們底關於安適的觀念說來真可說是稀有的奢侈了)還有一個用來環抱頸背，支撐睡人底頭部的，裝在一根柱脚上的柏木半圓形。

在這奇怪的枕上放着一個十分愛嬌的，一轉眼就會使人喪失了半個世界的頭，一個可敬的，神聖的頭，那絕世的最完美的婦人，那最婦人的和最王后的，那些詩人不能再加添些什麼上去的，那些幻夢者常在夢裏找到的一個驚人的模型：現在也不必舉出格萊奧巴特爾底名字來了。

在她身邊，沙爾米洪，她底寵幸的奴隸，在搖着一把紅鶴翎底大扇子；一個少女用香水底雨點

灑在那些裝飾在 naos 底窗上的小蘆簾，使空氣一透進來就薰染了清涼和芬芳。

在安息底床榻旁邊，在一個有瘦長的頸的，形狀纖細而輕盈的，會使人模糊地想起一隻鷺鷥底側影來的，飾着彩結的白玉花瓶裏，插着一束蓮花，有些是天國的青色的，有些是溫柔的薔薇色的，好像那偉大的女神伊西斯(註九)底指尖一樣。

格萊奧巴特爾，在這一天，爲了奇想或是爲了政治，不是穿着希臘式的服裝；她剛參與過一個大祭(註十)，便穿着在節慶中穿過的埃及的衣飾，坐着輕舟回到她底夏宮裏去。

我們底女讀者或許會好奇地想知道，王后格萊奧巴特爾，從哀爾蒙底斯底芒米西（那兒人們崇祀着芒度神，利多女神和他們底兒子阿爾弗來這三位神）回來的時候，是怎樣裝扮的；這一層，我們可以使她們滿足。

王后格萊奧巴特爾底頭飾是神聖的鷹底身體和翼翅做成的一種很輕的金兜；那在頭部兩側像扇子般下垂着的翼翅遮住了鬢角，幾乎伸長到頸

邊，小小的新月形裏露出了比委鈕斯(註十一)(埃及人是稱爲阿多爾(註十二))從那兒走出來的介殼還要嬌紅，還要捲得優美的耳朵；那鳥尾佔據了我們現在的婦人放髮髻的地位；牠底身體，蓋滿了鱗列的，塗着各種釉藥的毛羽，裹住了腦蓋底頂端，牠底項頸，優美地曲到額邊，和頭部一起顯着一種發寶石光的角底樣子；一個寶塔似的象徵的雞冠完成了這雖然奇怪而依舊精緻的頭飾，像無星之夜底髮絲那麼黑的髮絲從盔兜裏飄露出來，結成了一枝枝的長辮，輕拂在鮮美的肩頭，那上面的裝飾着好多行蛇紋石，azerodrach 和金綠玉的領飾或頸甲只讓人看見，唉！那雙肩底頂端；一件兩邊成對角線的亞麻袍，——一重布帛底織氣，就是貝特洛納(註十三)所謂 *ventus textilis* 底霧，——像白霧一般地在一個美麗的身體四邊蕩漾，依微地描劃出牠底輪廓來。這件袍上還有在肩頭很緊的，但又像我們底靴袖似地向肘子邊開闊下去的半袖，露出了一隻驚人的臂膊和一隻完美的手，那束着六道金圈的臂膊和那裝飾着一隻像甲蟲般的指

環的手。一根在前面垂着打結的兩端的腰帶束住了這件飄動的，自由的褂；一件飾流蘇的披肩完成了這一身服裝，要是幾個蠻族的字不會使巴黎人底耳朵害怕，那麼我們可以加上說，這件袍是稱爲 *sohenti*，而這件披肩是 *calasiris*。

最後我們還要說，王后格萊奧巴特爾穿着一雙尖端翹起的，縛在脚背上的，像中古時期底諸侯夫人底尖頭鞋一樣的，又輕又薄的鞋子。

可是王后格萊奧巴特爾並不顯示出一個自信是完美地豔麗的，完美地打扮着的婦人底滿足底神色來；她在小小的床上轉側着，搖盪着，她底可說是突然的動作，每次要搗亂了她底透明絲 *conopeum* (註十四) 底襖摺，於是沙爾米洪便會非常耐心地重整起來，一邊依然不停地搖着扇子。

“這房間真要悶死人，”格萊奧巴特爾說；“即使讓火神弗達，將他底冶竈裝置在這裏，也不會再熱一點；空氣竟像竈火一樣。”於是她用小小的舌尖舐了一回嘴唇，又像病人在找一隻不在眼前的杯子那麼地伸出她底手來。

時時在留意着的沙爾米洪拍着手；一個穿着打攔得像阿爾巴納人底裙一樣的短褂和披在肩上的豹皮的黑奴，像幽靈一般迅速地走了進來，左手平衡地托着一隻放滿了杯子和西瓜片的盤子，右手拿着有像茶壺一般的頸的長瓶。

那奴隸，做出了一種驚人的靈敏底樣子，從高處倒滿了一杯，將牠放到了王后面前。格萊奧巴特爾用唇尖碰了碰那飲料，便將牠放在一邊，於是將她底閃着生動的，光輝的，滋潤的，黑色的，美麗的眼睛向沙爾米洪移了過去！

“沙爾米洪啊！”她說，“我覺得厭煩。”

註一 Della Bella，意大利鑄銅家；生於一六一〇，卒於一六六四。

註二 ‘甲板尖’，原文作 *chateau-gaillard*，是在甲板底兩端雙出着的各部分。

註三 上下埃及底聯合國王底冠冕。

註四 *bechir* 和 *fahaka*，俱未詳，大概是一種魚。

註五 獅身人頭（或羊頭，或鷹頭）像。

註六 Titans, 天地之, 上古底巨人; 他們想疊山爬上天去反抗諸神, 後來却被雷震死。

註七 生公羊頭的神 Sphinx。

註八 一種半獅半鷹的怪物。

註九 Isis, 埃及神話, 司生殖的女神。

註十 ‘大祭’, 原文作 Panegirie, 是全體民衆都來參與一個宗教的慶節的大集會。

註十一 Venus, 羅馬神話, 司愛情的女神。

註十二 Hator, 埃及神話, 司愛情的女神。

註十三 Petrone, 一個過放蕩生活的羅馬作家。

註十四 拉丁語, 一種避蚊蠅的經網。

註十五 Phtha, 是埃及神話, 一說即 Osiris。

第 二 章

沙爾米洪, 預料到一樁隱情, 便現着憂愁的同情底臉色, 向她底女主人移近身去。

“我真厭煩得利害, 格來奧巴特爾繼續說着, 好像掃興了似地, 屈服了似地讓手臂垂了下去; 這

埃及真使我乏倦，使我消損；這個天，帶着這麼不變的青蒼，是比哀來勃(註一)底深夜還要悲哀：永沒有一片雲！永沒有一片陰影，老是這個像 cyclope 底眼睛(註二)一般地望着你的血紅的太陽！啊，莎爾米洪，我真願意拿一粒珍珠來換一粒雨點！從這青銅色的天底燃燒着的瞳子裏，還沒有一點淚水落在這塊荒蕪的地土上過；這是一個墓穴底大蓋子，一塊坟地底圓頂，一個死寂的，乾燥的天，正像牠所遮蔽着的木乃伊一樣；牠好像是一件很重的外套似地壓在我底肩上；牠使我困擾，使我不安；似乎我直立起來，便定要在那上面碰傷了我底額角；並且，這地方真是一個可怕的地方；這兒一切都是模糊的，曖昧的，不可解的！想像在這兒只能產生出一些奇怪的 chimere (註三) 和難量的墓碑來；這種建築和藝術使我害怕；那些被自己底深陷在石塊裏的小腿所封鎖着，要永遠手放在膝上地坐在那兒的巨像，使我看了這麼呆板地不動的樣子就覺得厭倦；牠們擾着我底眼睛和我底天界。能夠一手將牠們拿起，將牠們從二十個世紀底期待

中解放出來的巨人，可要幾時才來啊？後來連花岡石也覺得厭倦了！爲要離開做牠們底椅子的山，爲要尊嚴地站立起來，他們在等着那個主人啊？那些像在守望的狗一般地蹲伏着的守衛者，那些大 sphynx，這樣地永不閉攏眼皮來，老是將腳爪禁錮着，是屢於那一個看不見的羣集的啊？爲什麼牠們要這樣固執地將石頭底眼睛注定在永恆和無限上啊？牠們底緊閉的嘴唇扣留着什麼奇怪的祕密在胸中啊？在右面，在左面，無論轉身向那一方面，所能看到總只有可怕的怪物，那些生人頭的狗，那些生狗頭的人，那些因醜惡的交尾而生在王陵底黑暗的深處的 chimeres，那些阿鈕皮斯（註四）那些底封（註五），那些奧西利斯（註六），那些生着黃眼睛，似乎用探索的眼光在誘視着你，要在你身外看出人們不敢說及的東西來的巨鷹；——大族的野獸和可怕的天神，生着鱗翅，生着彎嘴，生着尖爪，時時地準備着要吞去你，捉住你，要是你踏進了寺院底門檻，要是你舉起了帳幕底一角！——

“在牆上，在圓柱上，在天花板上，在地板上，

在宮殿上，在寺院上，在走廊裏和墳地底最深的坑裏，一直到光線照不着的，燭火爲缺少空氣，而要熄滅的地底，到處是，永遠是這些雕出來的，畫出來的無數象形文字，用不可解的語言在說着人們已經不知道了的，無疑是屬於那已經消失了的創造的各種事情；埋着的神異的作品，在那上面爲要寫一位國王底墓碑便消耗了整整一族人底精力！神秘和花岡石 這就是埃及；真是一個年輕的婦人和年輕的王后底好地方！

“人們只能看見那些威嚇的，葬儀的象徵，那些 pedum (註七)，那些 T 字形，那些隱喻的圓形，那些捲着的蛇，那些稱靈魂的天秤，—— 渺茫呀，死滅呀，虛無呀！塗繪着奇怪的文字的墓碑代替了一切的植物；花岡石底方尖碑底道路代替了林蔭的小徑；每座山只能供給一塊石子的花岡石底無限的鋪道代替了泥土；花岡石底天花板代替了天：—— 顯明的永恆，一個對於人生底無常和短促的，苦味而又永久的嘲笑！—— 那些人足爬不過的，定要用梯子才能上去的，合着底當底脚步而造的階

段；那些一百隻 臂還不能環繞的圓柱；那些人們走一年還找不到出口的迷宮！——巨大底昏迷，偉大底沉醉，無論怎樣要將牠底名字刻在地面上的驕傲底過分的努力呀！

“并且，沙爾米洪，我對你說，我有一個使我害怕的思想！在大地底別個地方上，死屍是燒去的，牠們底灰立刻會和泥土混住一起。這兒據說活人除了保藏死人之外便沒有旁的職務了！有力的香脂會使他們不滅；牠們還保持着一切原有的形式和狀態；靈魂消散了，遺骸存在着，在這個民族之下還有二十個民族；每個城都站在二十層的坟地上；每個過去了的時代在一個幽黑的城裏造成了一個木乃伊底人口：在父親下面你可以找到祖父和曾祖，在他們底繪畫而又描金的箱子裏，還是生前的樣子，你永遠地掘下去，你可以永遠地找得到！

“當我夢想起這些纏細帶的羣衆，想起這些充滿着悲慘的陷坑的，在那兒面對面的已經有二千年了的，永遠在這什麼也不來擾動，就是坟裏的寄

生蟲在爬行的聲音也不來擾動的沉默裏)，就是再過二千年之後人們還可以在那兒一點也不損傷地找到牠們底貓，牠們底鯉魚，牠們底紅鶴，和一切與牠們生存在同一個時代的東西的，無數乾燥的幽靈的時候，我就覺得全身恐怖，我就覺得全身底皮膚在戰慄起來。牠們在談些什麼啊？——既然牠們還有嘴唇，而牠們底靈魂，假使起了個要重來的幻想，也會找到牠們底和離去的時候一樣的軀殼。

“埃及真是不祥的王國，和我這麼一個嘻笑輕狂的人是很不適合的；在這兒一切只包裹着一個木乃伊；這是萬物底核心。經過了千次的轉迴之後，你達到的地方還是那兒；金字塔隱藏着一口石棺罷了。一切是空的，是傻的。即使用石頭底鉅大三角形來切碎了天，你也不能使你底屍身長出一寸地位來。這兒所聞到的香味是只有石油和糞在殮屍人底鍋子裏的瀝青底酷臭，這兒你房裏的地板底聲音是空的，因為古墓和喪井一直延長到你床位底下面，在這麼個地方，又怎樣可以享樂，怎

樣可以生活呢？做這些木乃伊底王后，有這些地位很堅定而又穩固的雕像可以交談，這是快樂的！並且，爲要減輕這悲哀，假使我在心上有一些熱情，有一些對於生活的興味，假使我愛着什麼人或是什麼東西，假使我是被愛着，那倒還可以！但是我並不這樣。

“這就是我厭煩的原故了，沙爾米洪；有了愛情，這枯乾而又聾聵的埃及，我看來是比有象牙底天神，白雲石底寺院，夾竹桃底樹林，活水底噴泉的希臘還要動人。我便不會再夢見阿鈕皮斯底奇怪的面貌，和地下的城市底恐怖了。”

沙爾米洪不信似地微笑着。“對於你，煩怨底主題不會是在那兒的；因爲你底每一絲眼波會像哀洛斯底金箭(註八)似地穿透了別人的心。

——一位王后，格萊奧巴特爾說，她怎麼會知道人們是愛她底王冠呢，還是愛她底面貌？她底星冠底光輝閃昏了眼睛和心靈，從王座底高處走了下來，我可會有巴希特或是阿爾歌那撒底，從雅典或是米來來的第一個妓女底榮譽和聲名？一位王

后，這是一件離人們這麼遠的，這麼高的，這麼隔絕的，這麼不可能的東西。有誰敢自負能夠成就一個這樣的企圖。這已經不是一個婦人了，這是一個沒有性別的，威嚴而又神聖的肖像，人們只當她是女神底雕像，只會膜拜而不知愛戀的。誰曾真個愛上了生雪臂的哀來（註九），生海底碧眼的巴拉斯（註十）？誰曾嘗試着要去吻德底斯（註十一）底銀足和奧洛爾（註十二）底薔薇底手指？有什麼神明的美人底愛者曾裝過翼翅，要飛到天上的金殿裏去？在我們面前，尊敬和恐懼就冰透了靈魂，假使想要被和我們同樣尊貴的人所愛，那便需要降到我剛才說過的墳地裏去才行。”

雖然對於女主人底理論，她絕不提出反對，但是那一絲徘徊在這希臘奴隸底嘴上的微笑，便可以使人看出她並不很相信這一種王族的人物底不可侵犯性。

“啊！”格萊奧巴特爾繼續說，“我只想遇到一件事，一件奇怪的，意想不到的遭遇！詩人底歌，敘利亞奴隸底舞，滿戴着薔薇又延長到天明的宴

飲，夜裏底賽跑，拉戈尼底狗，養馴的獅，僵僵的侏儒，不能模仿會底參與，競技場底比試，新的裝飾，亞麻布袍，珠子底叢結，亞洲底香料，最妙的奢華，最傻的靡費，現在什麼也不能使我歡喜了；在我，什麼都是一樣的，什麼都是難受的！

——這是顯然的，沙爾米洪低聲地說，王后已經一個月不曾有過愛者，不曾殺過甚什麼人了。”

因為連說這許多話而疲倦了，格來奧巴特爾又拿起了一次放在她旁邊的杯子，在那兒浸了浸嘴唇；於是，像鴿子般地將頭放到了手背下面，換成了最適于睡眠的態態，沙爾米洪替她脫下了鞋子，又開始用孔雀毛底叢鬚輕輕地抓着她底腳心；睡眠毫不遲延地在迫多來美底妹妹底妙眼上撒着金塵。

現在格萊奧巴特爾睡了，我們且到輕舟底甲板上來消受這一幅落日底奇景吧。一條紫色的大帶子，在西面強烈地炙成紅色，占據了天庭底整個下面一部分；紫顏色碰到了藍蔚的天帶，便熔成了一片清晰的丁香色，又爲了半薔薇色而灰暗在青

色裏了；紅得像從維爾干（註十三）底猛火裏墜下來的楯似的太陽在投擲着熱烈的反光的那隻角上，變成了慘白的檸檬色，并且形成了和藍寶石一樣的顏色。給一道斜光掠過的水波，顯着一面從錫泥方面看去的鏡子底，或是一張鑲金的薄片底幽輝；河邊底屈曲，蘆葦，和所有沿岸的凹凸都在這兒切成了會顯出發白色的回光來的，固定的，黑色的條紋。靠着這一種薄暮底光輝，你可以看見那下面，像是一粒落在水銀裏的灰塵，有一個在光耀的細絲底網裏顫抖着的，棕色的小點子。這可是一隻潛水的鴛鴦，一隻飄出了正路的烏龜，一隻爲要吸取些夜裏的冷一點的空氣而抬起了生鱗片的嘴角的鱷魚，一隻在水花裏閃爍着的河馬底肚子？或是一塊因河水底減少而露了出來的岩石？因爲那老年的奧比·牧，水底父親，很需要用在月山上的日至雨來裝滿他底乾了的瓶子。

這一切都不是的。憑着這麼有幸地重新縫羅來的奧西利斯底碎體（註十四），這是一個似乎在水面上走着又滑着的人……現在可以看見那載着他

的艇子了，一個真正的核桃殼，一條空心的魚，三片縛在一起的樹皮，一片是做底的，兩片是做壁板的，被一條塗瀝青的繩子堅固地繫住在兩端。一個人直立着，一隻腳放在這脆弱的器具底邊上，這器具是他用一支槳，同時又算是舵，在駕駛着的，並且，雖然那隻王家的輕舟靠了五十支槳底力量飛得這麼快，那隻黑色的小船却顯然地在追近牠去。

格萊奧巴特爾只想碰到一件奇遇，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這一隻航行得很神異的，細長的小艇，我們看去似乎正帶着這麼一件冒險，至少這麼一個冒險的人物來了。或許牠正載着我們底故事裏的英雄：這事情不是不可能的。

無論怎樣：這總是一個二十歲的美少年，生着黑得幾乎發青的頭髮，栗色得像金的一樣的皮膚，和這麼完美的體態，竟可以當做是利西迫（註十五）底銅像；雖然他已經划了多時，却一絲也不露出疲倦底樣子來，在額上也沒有一點汗珠。

太陽沉到地平線下去了，在殘缺了的日輪上描畫着一個遼遠的城市底棕色的半面影，這城市，

倘若沒有這一片偶然的光，是眼睛所分辨不出來的；牠不久便完全地消隱了，那些星，天上的夜姣姣，在藍蔚的蒼穹裏張開了牠們黃金的花托，那後面緊緊地跟着那隻小艇的王家的輕舟在一座黑大理石的階坡邊停了下來，那階坡底每一級上都放着格萊奧巴特爾所厭恨的 Sphynx，這便是那夏宮底船埠。

格萊奧巴特爾，靠在沙爾米洪身上，在兩行拿港口燈的奴隸裏快得像閃光的幻象似地穿了過去。

那少年從船底裏拿起了一張獅皮，將牠披在肩上，輕輕地跳上了岸，將艇子拉到了岸邊，便向那宮殿走了過去。

註一 Erebe，神話裏的一個黑暗區域底名稱，位於地和地獄之間。

註二 神話裏一種大怪物，只有一隻眼睛生在額角上。

註三 一種生龍尾的半獅半羊的怪物。

註四 Anubis，獸頭人身的古埃及天神。

- 註五 Typhon, 埃及神, 罪惡、黑暗和毀滅神。
- 註六 Osiris, 古埃及天神, 死人底保護者。
- 註七 拉丁譯, 牧人之杖。
- 註八 Eros, 希臘神話, 愛神, 作小兒形, 手持弓箭。
- 註九 Here, 希臘神話, 天后, 主神 Zeus 之妻。
- 註十 Pallas, 希臘神話, 智慧之女神。
- 註十一 Thetis, 一位海裏的女神。
- 註十二 Aurore, 黎明之女神, 司開東方的日門。
- 註十三 Vulcain, 羅馬神話, 火神。
- 註十四 埃及神話, 奧西利斯是死國之王。他是被人殺死, 屍身切成十四塊; 後來他底妻子伊匹斯將屍身找
到, 縫綴了攏來, 葬在 Philoe,
- 註十五 Lysippe, 基督誕生前三世紀的希臘雕塑家。

第 三 章

這個敢站立在一片樹皮上跟隨着王家的輕舟, 又會一直裸到腰邊, 塗滿了椰子油, 和那古賽地方底五十個槳夫比賽速率的少年是誰啊? 是什麼利

益鼓動着他，使他這麼做的啊？這是以我們秉有推想底天賦的詩人底資格所應得知道的——爲了詩人，所有的男子，甚至連所有的婦人（這是更困難的），都應當在腰邊生着莫繆斯所要求的窗（註一）。

想要找出一個約摸在二千年前，跟着正從哀爾蒙諦斯底芒米西回來的格萊奧巴特爾，王后和女神哀委爾惹特底船的，該美地方底青年底心事來，或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我們可是要試試。

美亞蒙，芒度囂迫式底兒子，是一個性質奇怪的青年；能感動普通的凡人的事情，什麼也不會使他受到一點兒影響；他好像是屬於高一些的人種的，我們可說他是神明的交合底產物。他底目光是光耀而又固定的，像一隻鷹一樣，安靜的莊嚴顯示在他底額上，像在一個雲石柱脚上一樣；尊貴的傲慢彎曲在他底華美的嘴唇上，又鼓起了他底鼻孔，像一匹兇猛的馬底鼻孔一樣；雖然他幾乎顯着一種優美得像少女似的丰姿，雖然提奧尼西育斯（註二），那帶女性的天神，也沒有更圓，更滑的胸，他却依然在這溫柔的外表下面隱藏着鋼底筋骨和哀

爾勾爾(註三)式的力量；將婦人底美和男子底力連合起來的某種古代性質底奇怪的天賦。

至于他底顏色，我們想得承認他是灰褐得像一隻橘子一樣，這種顏色是和我們以白和粉紅爲美的觀念相反的；雖然這樣他可依然是一個各種黃色的，紅色的，銅色的，灰色的，金色的婦人，甚至許多白色的希臘女子所極願意追求的，非常愛嬌的少年。

不要看了這種情形，便以爲美亞蒙是一個很有幸福的人：老年的迫利盎(註四)底殘灰，甚至伊波利特(註五)底雪都並不更麻木，更冷；那預備皈依伊西斯底神秘的，穿着白袍的，年輕的新教徒也並不過着更貞靜的生活；在母親底冰冷的影子裏顫抖着的少女也沒有這一種害羞的純潔。

美亞蒙底娛樂，在這麼一個怯生生的青年，可是很奇怪的：在早晨他拿了河馬皮底小楯，hopè或是彎口刀，三角形的弓和放滿了尖齒的箭的蛇皮箭筒，悄悄地走了出去；於是他便走進荒野底深處去，馳騁着他底四肢乾燥，頭部狹小，鬚毛散亂

的雌馬，一直到了他可以找到牝獅底足跡的地方：從母獅底肚子下面去拿出小獅子來，他覺得是很有趣的。在一切事情之中，他單愛那些危險的，那些不可能的；他非常喜歡在不能行走的道路上散步，在一條忿怒的流水裏游泳，他要在尼羅河裏洗澡，便恰巧選中了那瀑布底地方：深淵在喊着他。

美亞蒙 芒度囂迫式底兒子，是這樣的。

近來他底性情是變得更野蠻了；他會整幾個月地深入到沙漠底大海裏去，回來的時候又很少。他不安的母親徒勞地在平台高處兜倚着，用永不會疲倦的眼睛望着那道路。期待了好久之後，一片灰塵底小雲會旋轉在地平線邊；不久那雲片破了，並且露出了美亞蒙，滿罩着灰塵，騎在一匹瘦得像狼一般的雌馬上，牠底眼睛紅着又充滿着血，鼻孔顫抖着，腰部帶着不是馬刺所造成的傷痕。

在他房間裏掛起了一張狼皮或是獅皮之後，他又走了。

但是沒有人會比美亞蒙更幸福的；奈甫德·阿福牧諦斯底女兒·阿爾西諾伊特州底第一個美人，

愛着他。只有像美亞蒙那麼的人，才會不看見奈甫德生着這麼兩端翹起得顯出一種淫慾底說不出的表情來的媚眼，閃耀着紅色的微笑的口子，潔白而又純淨的牙齒，圓得十分精緻的手臂和比伊西斯雕像底雲石脚還要完美的脚：全埃及也一定找不到更小的手和更長的頭髮來。只有格萊奧巴特爾底愛嬌可以掩過奈甫德。但是誰敢夢想着要愛格萊奧巴特爾呢？愛上了余農的伊克西洪只能在手臂裏擁着一片密雲，並且永恆地在地獄裏轉着他底輪子（註六）。

美亞蒙所愛的可正是格萊奧巴特爾。

起初他想將這種愚蠢的熱情克制下去，他肉搏地和牠爭鬥着；但是人們不能像鎮服一隻獅子似地鎮服愛情，而最強幹的力士在這事情上也不會有辦法。箭是已經留住在瘡疤上了，他只能到處帶着牠走；格萊奧巴特爾底戴着金尖的王冠，穿着紫色的王袍，孤立在跑着的人羣底中央的，光輝而又華美的幻像常照耀在他底夜思裏，在他底夢境裏；像一個望着太陽，永遠地看見有一個不可捉摸

的斑點在面前飛舞的冒失的人似地，美亞蒙永遠地看見格萊奧巴特爾。鷹可以一點也不眼花地，熟視着太陽，但是那一粒金鋼鑽底瞳子可以無罪地定住在一個美麗的婦人，一位美麗的王后身上呢？

他底生活是在王家的居處底四周徘徊，這樣可以和格萊奧巴特爾吸着同一的空氣，可以在沙上吻着，唉，真是難得幸福，她底一半消去的腳印；他陪從着聖節和大祭，想要捉到她眼睛底一閃，想要在經過的時候偷看她千種美態中的一種。有時候他也感到了這一種瘋狂的生活底羞恥；他便加倍忿激地去從事于狩獵，想用疲勞來克服他底血液底熱烈和他底願望底奮猛。

他已經到過了哀爾蒙底斯底大祭，並且，模糊地希望着再看一回那王后，在她上岸到夏宮去的時候，他在艇子裏跟着那隻輕舟，一點也不顧慮到太陽底酷烈的苦痛，他那時正散發着一種可以將在發紅的柱脚上喘氣的Sphinx熔成了噴石底汗水的熱度。

於是，他知道他已經碰到了一個最後的時期，

他底一生快要決定了，並且他不能心裏懷着秘密而死去。

愛一位王后是一種奇怪的事情；這好像是愛一粒星一樣，可是星還每晚會到她天庭底地位上來照耀着的；這是一種神祕的幽會：你會再找到她，你會看見她，你底注視也不會使她忿怒！不幸啊！這麼可憐，這麼沒人知道，這麼暗淡，坐在梯子底最下面，自己覺得心裏充滿着愛情，爲了一件莊嚴的，輝煌的，又華美的東西，爲了一個連她底最低微的女僕也不要你的婦人，將眼睛永遠地定住在一個絕對沒有看見你的，永遠不會看見你的，和你碰到過一百次而還沒有認識你的人身上，在她看來，你只是和別人一樣的人海中的一個波浪罷了！要是有了——一個談話底機會，也沒有這麼愚蠢的狂妄底理由可說，也沒有詩人底才能，也沒有偉大的天才，也沒有超人的性格，除了愛情之外什麼也沒有；只帶着熱情或是他底青春，稀有的東西，來交換美，高貴，權力，一切人們所夢想的華麗！

這些思想壓迫着美亞蒙；肚子平躺在沙面上，

下顎放在手裏，他讓自己被無窮的幻想底潮流捲了過去，又舉了起來，他定了愈想愈瘋狂的千種計劃。他也很明白他在追求着一個不可能的目標，但是他沒有直爽地棄了牠的勇氣。而欺人的希望又常到他耳邊來輕語着些騙人的允許。

“阿多爾，有力的女神，”他低聲地說，“我對你幹下了什麼事情，要使我這麼不幸？你可是爲了我對於奈甫德，阿福牧諦斯教士底女兒的輕蔑，而在報復？你可是因爲我拒絕了拉米亞，雅典底娼婦，或是弗洛拉，羅馬底妓女，而對我懷恨？這可是我底過失，要是我底心只感覺得到格萊奧巴特爾，你底敵人，一個人底美？你爲什麼將上過不可能的愛情底毒質的箭來扎在我底心裏？你要求的是什麼犧牲和什麼貢獻？可要替你造起一座有金柱頭的圓柱，一塊材料做成的平頂和芒非斯或是岱勃底最好的匠人空鏤出來的象形文字的，粉紅西也納大理石底教堂來？請回答我吧。”

像人們所祈求的一切天神和女神一樣，阿多爾一句話也不回答。美亞蒙便定下了一個不顧危

險的主意。

在格萊奧巴特爾一方面，她也在祈求着女神阿多爾；她向她要求一種新的歡樂，一種沒有知道過的情緒；懶散地躺在床上，她夢想着官能底數目是太有限了，夢想着最優美的趣味不久便引起了厭倦，夢想着一位王后真很難消磨她底光陰。在奴隸身上試毒藥，叫人和老虎或是叫角鬥者相打，飲溶解了的珠子，吃去整個的一省，這一切都是沉悶的，平凡的！

沙爾米洪是計窮了，不知道應當替她底女主人怎麼辦。

突然聽見了一陣嘯聲，一支箭顫抖地射在柏木底壁衣上了。

格萊奧巴特爾幾乎嚇得昏倒了。沙爾米洪在窗邊彎下身去，只看見河面上的一片水沫。一卷蘆紙裹着那支箭底木桿；那上面有用拼音體字寫的這行文字：‘我愛你！’

註一 希臘神話，Momus，諷刺之神，曾嘻笑地說過，爲

什麼人不在胸前生一扇窗，這樣可以使別人看見他底祕密。

註二 Dionysius, 希臘宗教, 種植神和酒神。

註三 Hercule, 希臘神話, 主神 Zeus 之子, 以大力名。

註四 希臘歷史詩, Priam 是 Troy 最後的王, 後被希臘人殺。

註五 希臘神話, Hippolyte 爲其父妻 Phedre 所愛; 她多方地誘惑着他, 終于被他所拒絕。Phedre 便自縊了, 一直還在丈夫面前誣告了 Hippolyte; 於是 Hippolyte 便爲他父親所設法處死。

註六 神話, Ixion, 一位國王, 爲了敢愛神后 Junon, 并且自稱一定能夠成功, 被定罪在地獄裏永遠轉着輪子; 其實她只差使了一片雲, 幻成了她底形態, 去和他接觸。

第 四 章

“我愛你，”格萊奧巴特爾重說着將那片像蛇一樣地捲着的蘆紙繞在她纖弱而又素白的手指

上，“這是我所要求的話：那個聰明的靈魂，那個隱藏着的天才已經這麼明白地懂得了我底願望？”

於是，從她底疲乏的昏迷中完全地醒了轉來，她像貓兒嗅着了鼠子一般輕盈地跳下了床，將象牙般的纖足放在繡花的 tatbebs 上，肩頭披上了一件亞麻掛子，便跑到了沙爾米洪永遠地從那兒凝視着的窗邊去。

夜是清朗而又安靜；已經升起了的月兒用陰影和光明底大角度描畫着宮殿底顯然地浮現在一個藍色的透明體底背景上的建築，又用銀色的花紋冰透了河水，在那兒牠底影子拉長得變成了閃光的圓柱；一陣人們會認做鉅大的 Sphinx 底呼吸的輕風，使蘆葦跳動着，又使蓮花底藍蔚的鈴子顫抖着；縛在尼羅河邊的小艇底繩子輕輕地嘆息着，波浪像一隻沒有雄鴿子的雌鴿子似地在水灘上悲鳴着。一陣植物底比在阿鈕皮斯教士底 anschir (註一)裏燃燒着的香料還要柔和的，微微的幽息一直飄到了房裏。這是比我們最美麗的日子還要光輝的，東方底蠱惑的一夜，因為我們底太陽還比不上

這個月亮。

“你可不看見那邊，在河水底中央，有一個游泳的人底頭嗎？看呀，他現在正穿過那一道光去，快要消逝在陰影裏了；他已經是看不見的了。”於是，依靠在沙爾米洪底肩上，她將半個美麗的身體伸出在窗子外面想要再找到那個神祕的游泳者底一絲蹤跡。但是一坐尼羅河底豆球花樹，椴欄樹和 sayals 樹底林子正向這地方將影子投擲在河面上隱過了那大胆的人底逃亡。只要美亞蒙會想到回過頭來，他便可以看見格萊奧巴特爾，那星一般的王后，正眼光穿過幽夜地迫切地在尋找着他，尋找着他這可憐的慘淡的埃及人，不幸的獵獅子的人。

“沙爾米洪，沙爾米洪，叫弗勒伊迫甫蒲爾，那槩夫底首領，過來，還叫他們立刻放兩隻船去追這個人。”格萊奧巴特爾說着，她底好奇心已經興奮到了極高的程度。

弗勒伊迫甫蒲爾來了：這是一個那阿西族底人，生着很大的手掌，多肌肉的手臂，戴着一頂有

些像弗利易頭盔(註二)的紅帽子，穿着一條有成對角線的藍白條紋的，緊緊的短褲。他底完全裸着的上身在燈光裏閃爍着，又黑，又滑得像烏玉球一樣。他接受了王后底命令，即刻退回去執行。

兩隻輕得稍有些兒不穩就會翻倒的，狹長的船立刻就靠着二十個強壯的槳夫底努力，飛快地穿過尼羅河水去了；但這種追尋是無用的。在到河流底各方面去找尋過了之後，在到每一小叢蘆葦裏去搜查過了之後，弗勒伊迫甫蒲爾除出使幾隻獨脚地站在那兒睡着了的鷺鳥飛散了，或是驚動了幾隻正在消化食品的鱷魚之外，依然一點結果也沒有地回到了宮裏。

格萊奧巴特爾對於這阻礙感到了一種這麼劇烈的煩惱，她竟極想將弗勒伊迫甫蒲爾定罪給磨石或是野獸。幸虧有沙爾米洪來替這個黑皮膚已經害怕得發灰色的，全身顫抖着的不幸的人說情。她底意志不是一决定了就完成了的事情，還是她生平第一次；同時她也感到了一種不安的驚詫，好像是對於她底萬能的第一次懷疑。

她，格萊奧巴特爾，迫多來美底妻子和妹子，被稱爲女神哀委爾惹特，下界和上界底活着的王后，光明底眼睛，太陽底選民（這是人們還可在寺院底牆上的，雕刻出來的花邊上看到的），也碰到了一重障礙，也要求着一件沒有做成功的事情，也說着話而沒有叫人服從！這樣不如去做一個可憐的巴拉希斯特底割死屍的人底妻子，在一隻鍋子裏燻着炭化鈉罷！這是怪誕的，反常的！事實上，只有很溫和的，很仁慈的王后才會不把這可憐的弗勒伊迫甫蒲爾放上十字架去。

你要一件奇遇，要什麼奇怪的和意想不到的東西；你是可以稱心的了。你可以看到底你王國並非是像你所想像地那麼死寂的。射進這枝箭來的並非是一隻雕像底石臂；這使你感動的三個字並非是從一個木乃伊底心裏發出來的，會唇邊帶着微笑，看中了毒的奴隸們，在苦痛底騷動中，用腳踵和頭部打着美麗的鑲嵌細工和雲斑石鋪道的你呀，會在老虎將鼻子勇敢地伸進戰敗了的角鬥者底腰裏裏去的時候讚美着牠的你呀！

你可以得到一切你所要的東西，綴碧玉的銀車，griffon 底四馬車，染三次的紫袍，清楚得使你可以在上面看見和你本來一樣美麗的面目的，環綴着寶石的，熔鋼的鏡子；優美而又精緻得可以從你纖指上的環子裏穿過去的，從賽利克地方來的長袍；東方完美的珠子，利西迫底或是米龍(註三)底杯子，說話像詩人一般的，印度底鸚鵡；你可以得到一切，即使你要求委鈕斯底手甲或是伊西斯底 pochent；但是，真的，你今晚却不能得到那射進這枝還在你底床木上顫抖着的箭來的人。

那些明天替你穿衣服的奴隸定要吃虧了；她們定要吃重重的掌擊了；梳妝檯上的金針一定可以有粗拙的女奴底喉嚨來做線球，而拔髮的人也極有被倒掛在天花板上的危險。

“誰有這樣的膽量，竟敢將裝在一支箭上的宣述投擲進來？這可是自信比希臘人底阿波龍(註四)還美的州長阿蒙·拉？你以為這樣，沙爾米洪？或者是這麼自負於古賽地方底戰爭的歇阿迫西洛，哀爾莫底皮底隊長！這可不更像是全身染紅的，說話

發喉音的，帶波斯袖子的，年輕的賽克斯丟斯，那羅馬的浪子麼？”

——王后，這些全不是的；雖然你是世界上最美的人，這種人只媚着你，而並不愛你。州長阿蒙·拉已經替自己選定了一個偶像，要永遠地忠實于牠，這便是他自己這個人；那戰士歌阿迫西洛除了講他底戰爭之外什麼也不想到；至于賽克斯丟斯，他正在忙着製造一種新的化裝物，再也想不起別的事情來。并且，他已經收到了拉戈尼底外套，鑲金的黃袍和將他整個地吸引了去的亞洲的孩子。這些美麗的貴人，誰也不會冒着項頸底危險，來做這麼一件困難而又危險的工程，因此他們是不愛你的。

“你昨天在船上說，眩暈的眼睛不敢舉起來看你，人們只知道面色灰白地跪在你面前討饒而剩下來給你的份兒，是只有去將灑灑青的老國王從金漆棺材裏叫醒來。現在却有了一顆熱烈而又年輕的，愛你的心；這事情你要怎麼對付？”

那一夜格萊奧巴特爾很難睡熟，她在床上轉

側着，好多時她徒勞地喊着莫爾非，死神底兄弟（註五）；她幾次地重說着，她是一位最不幸的王后，人們在想違反她，並且生活對於她是難受的；這是不很使沙爾米洪感動的大哀訴，雖然她也裝着表同情的樣子。

且將格萊奧巴特爾丟下一會兒，讓她去找尋逃走了睡眠，同時將她底猜度加到朝廷裏的每一個大臣身上去吧；回過來講美亞蒙：比弗勒伊迫甫蒲爾，那槳夫長，還巧妙，我們却很能夠找到他。

爲了自己底大胆而害怕着，美亞蒙跳到了尼羅河裏，在弗勒伊迫甫蒲爾放出兩隻船來追他之前，就游到了小棕櫚樹林邊。

在他喘過了氣，又將給河水浸濕了的長長的黑髮，掠到了耳朵背面去之後，他覺得更舒爽，更安靜了。格萊奧巴特爾已經得到一些從他那兒來的東西。現在他們兩個人之間已經有了一種關係；格萊奧巴特爾在想着他，美亞蒙。或許這是一種氣憤底思想，但是至少他已經使她心裏起了某種的變化：恐怖，忿怒或是憐憫；他已經使她感覺到了他

底存在。這是真的，他忘了將他底名字放在那條蘆紙上；但就是寫上了，王后也不會多知道些什麼：美亞蒙，芒度蕭迫式底兒子！一位國王或是一個奴隸在她看來是一樣的。一位女神，在選一個平民來做愛人的時候，不會比選一位貴族或是一位國王更俯就一些；從這麼的高處望下來，在人身上是只能看見愛情。

那像大銅像底膝蓋似地壓在他胸前的字句畢竟離開了；牠已經穿過空氣去了，牠已經到了王后身邊了：三角形底尖端，達不到的絕頂呀！牠已經在這萎靡的心裏引起了好奇，——無限的進步！

美亞蒙並不懷疑已經這樣地成功了，但是他更安靜起來，因為他已經自己立誓過，憑那帶靈魂到阿芒底(註六)去的神秘的巴利，憑那些聖鳥，邦奴和勾岡；憑底封又憑奧西利斯。憑一切埃及神話裏的可怕的神物，他一定會做格萊奧巴特爾底情人，即使只有一日，即使只有一夜，即使只有一小時，即使要拿他底軀殼和他底靈魂來做代價，

倘使要解釋明白，他怎麼會對於這樣一個只

遠遠地看見過的婦人發生了愛情，（他，在獅子底黃色的瞳子前面也不會低下眼光來的他，是不敢舉起眼睛來看她一下的，）這偶然地落在他靈魂裏的小小的種子怎麼會這樣快地發出芽來，又長起了這樣的深根——那麼只能說這是一個我們所不能解釋的神祕；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深淵在戒着他。

在知道弗勒伊迫甫蒲爾已經帶着槳夫回去了的時候，他又第二次跳到了尼羅河裏，重新向格萊奧巴特爾底宮殿游了過去，那兒的燈光閃過了一重緋色的帷幕，好像是一粒着色的星。來盎持爾游到賽斯多斯塔去的時候，也沒有更多的勇氣和力量，可是並沒有一個哀洛在等着美亞蒙，準備着將一瓶香料倒在他頭上，替他驅除海底氣味和風浪底劇烈的親吻（註七）。

他所能碰到的事情至多是喫幾下鎗或是 harpe，並且，老實說，這些一點也不是他所害怕的。

他沿着大理石柱脚浸在河裏的宮殿底牆垣游了一會，便在一個水口邊停止了，那兒河水正成旋

湍地在衝激進來。他沉了兩三次，却沒有成功；後來他是更有幸了，找到了一個入口，便不見了。

這拱門是一條將尼羅河水引到格萊奧巴特爾底浴室裏來的弓形的溝渠。

註一 未詳，是一個埃及字。

註二 弗利易斯歷 Casque phrygien 是法國革命時代戴的一種帽子之特稱。

註三 Myron，基督誕生前五世紀希臘雕刻家。

註四 Apollon，希臘神話，一位重要神天神，以青春美麗名。

註五 Morphee，夢神。

註六 Amenthi，埃及宗教，死域。

註七 希臘神話，Hero，一位且在 Se tos 塔的修道女，和 Leandre 是一對情人，他常在夜裏游過河去和相會。

第 五 章

格萊奧巴特爾一直到早晨，在從象牙門裏逃出去的夢境回來的時候，才睡熟。睡眠底幻影使她看見各種的愛人在游過水來，在爬上牆去要到她這兒來，並且，爲了昨夜底記憶，她的夢境裏滿是帶着戀愛的陣述的箭。她底被神經的戰慄所擾動的小小的腳腫打着了爲要替她做墊子而橫躺在床上的沙爾米洪底胸。

在她醒來的時候，一道快樂的光輝在線縫裏穿着幾千粒光明的點子的窗帷上閃動，熟稔地到床上來，經過的時候用光的親吻輕觸着美麗的肩頭，又像隻金蝴蝶似地在四周飛舞着。天神們也要妒忌的幸福的光線呀！

格萊奧巴特爾用一種病了的孩子似的垂死的聲音說着要起身了；兩個侍女在臂間將她抬了起來，又將她輕輕地放在地上，在一張腳爪是金的，眼睛是紅寶石的大虎皮上。沙爾米洪替她裹上了一幅比乳液還白的亞麻披肩，將她底頭髮繞在一張銀絲網裏，替她穿上了軟木底 tat ebs，在夾裏上畫着兩個代表那阿西和那牧這兩族人的大圖

像，手脚縛着，算是輕蔑底表徵。這樣才使格萊奧巴特爾在意義上配用王家的裝飾鏡板所給她的“人種底踐踏者”這稱號。

這是洗澡的時間：格萊奧巴特爾帶着侍女們一同到了那兒。

格萊奧巴特爾底浴池正築在那充滿着含羞艸，稻子豆，蘆蒼，檸檬樹，波斯蘋果樹的大花園底中部，那花園底華麗的芬芳和附近的枯燥造成了一個有趣的對照；龐大平臺支持着重重的綠葉，又用薔薇色的大花岡石級將繁花高舉到天上；邦德利克(註一)大理石底盆子在每一級邊上像大百合花似地燦爛着，而裏面種着的植物只像是牠們底雌蕊；那些最出色的希臘雕刻家底鑿子所細磨出來的，比到帶着皺縮的臉色和憂愁的神態的埃及 Sphinx，面貌要寬和一點的 chimeres，是柔和地躺在插滿了花的淺艸上，好像輕盈的白小狗躺在客廳底地氈上一樣：這些都是愛嬌的婦人身，端正的鼻子，平坦的前額，小小的嘴，豐滿得很優美的手臂，圓滑而又純潔的喉嚨，帶着耳環、頸圈和驚人

的異想所創造出來的裝飾，像奧拉斯(註二)說起的婦人似地分着魚尾，展着鳥翼，圓成了獅子底臀部，繞做了簇葉底渦卷，一切都按照着藝術家底幻想或是建築地位底便利；——這兩行精美的怪物沿飾着從宮殿通到廳堂上去的小徑。

在這條走路底盡頭，可以找到一隻有四座雲斑石坡的大浴池；穿過金鋼鑽色的水底透明體去，可以看見降下到鋪着金粉的底裏去的梯級；那些像雕像柱似地站在座子上的婦人們從乳房裏噴出一條芬芳的水來，這條水像銀露似地落在池裏，用流霰般的小點子滴皺了清楚 鏡子。除了這種用途之外，這些雕像柱還在頭上頂住了一個飾着浮雕出來的水女和海神的，又裝着爲縛帳幕底絲繩用的銅環的長押，在走廊 那邊，可以 見潮潤而又發青的綠色，幽陰的清涼，一部分遷到埃及來的當貝谷(註三)。賽米拉米斯(註四)底著名的花園，要是比到這個，便也算不得什麼。

我們不要再說那異樣性質的七八座廳，和池們底熱的或是冷的蒸汽，牠們底香料箱，牠們底化

裝品，牠們底油，牠們底石，牠們底尾毛護手套，和一切達到這麼一個高程度的放佚和奢靡的古代浴池藝術底奢靡了。

格萊奧巴特爾來到了，手兒靠在沙爾米洪底肩上；她一個人走了至少有三十步！偉大的努力呀！非常的疲勞呀！一朵薔薇色的輕雲，顯出在她雙頰底透明的皮膚下面，調和了那熱情的慘白；她底栗色得像琥珀似的鬢角露出了一張青筋底網；她底像古代的前額似地不很高的，但是有一種完美的圓度和形式的，光滑的前額，用完全無缺的線條聯住了那個嚴厲而又平直的，雕花石一樣的，刻着薔薇色的鼻孔的鼻子；這鼻孔，正像戀愛着的雌虎底鼻孔一樣，稍有點情緒就會跳動起來；那張很近鼻子的，又小又圓的嘴上生着曲得像涇視投的唇兒；但一種放肆的縱慾，一種不敢相信的生活底熱烈照耀在下嘴唇底鮮紅的閃光上和潮潤的色彩上。她底眼睛生着狹小的眼皮，細長而幾乎沒有屈曲的眉毛。我們簡直說不出一個概念來；這是火，是憔悴，是閃耀的透明，連阿鈕皮斯看了也要轉過狗頭

去；她底每一絲眼光是一首比奧美爾（註五）或曼奈爾默（註六）底詩章還好的詩章；一個充滿了力量和威權的，尊貴的下頰適當地完成了這愛嬌的側影。

她直立在浴池底第一級上，顯示着一種充滿了風姿和驕傲的態度；後面稍稍有點彎曲，一隻腳像一位正要離開石座而眼光還是在天上的女神似地下垂着；兩條壯麗的襖摺從她胸部底兩峯成直線地飄到地下。格來奧美納（註七）倘若他是和她同時代的，倘若他能夠看見她，一定會發怒地打碎了他底委鈕斯。

在下水去之前，爲了一個新的奇想，她對沙爾米洪說要和她換一個銀網底頭飾；她更愛蓮花和蘆葦底花冠，可以像一位海裏的神女。沙爾米洪服從了；——她底解散了的頭髮像黑瀑布似地飄在肩上，又像成熟了的葡萄般叢叢地掛在美麗的頰邊。

於是那件只用一隻金鈎繫着的亞麻下衣也散下了，沿着她大理石般的身體滑下去，又像在來達（註八）腳邊的天鵝似地在她腳邊堆成了一朵白雲。

美亞蒙呀，他在那兒？

命運底殘酷呵！倒是這許多無知覺的東西却在享受着會使一個情人快樂得發狂的恩寵。玩弄着芬芳的頭髮的，在嬌唇上親着自己所不能體味的蜜吻的風呵，感不到這一種逸樂的，周密地擁抱着一個可愛的美人的水呵，反映出這許多嬌影來的鏡子呵，裹着一隻神聖的纖足的長靴或是 tat beb 呵；唉！虛擲了的幸福呵！

格萊奧巴特爾將深紅的腳踵浸到了水裏去，又走下了幾級；顫動的泉水替她做了一條帶子和銀色的手釧，又像散了的頸圈似的在她胸前和肩上滾着細珠；很大的髮絡，給水舉起了，像王袍似的伸張在她後面；她連在洗澡的時候也是一位王后。她來來去去地走着，沉下去從底裏用手拿起一把把的金灰來，嗤笑地向侍女中的任何人丟去；有時她去掛在那浴池底欄杆上，隱着又顯着她底寶藏，忽兒只露出了她光滑的項背，忽兒又像海裏飄出來的委鈕斯似地露出了全身，不停地在改變她底美態。

她突然地發出了一聲比被阿克德洪所驚的提

亞納(註九)還尖的叫喊；她看見樹葉底那邊有一顆像鱷魚或是獅子底眼睛似地熱烈的，黃色的，硫黃般的瞳子在閃耀。

這便是美亞蒙，他，伏在地下，躲在一叢樹葉後面，顫抖得比麥田裏的小鹿還利害，正在沉醉着看王后洗澡的危險的快樂。雖然他胆大得竟敢冒昧，格萊奧巴特爾底喊聲穿到了他心裏，似乎比刀鋒還冷；一陣死一般的汗水蓋滿了他全身；他底動脈在顫顫裏吹出了一種尖銳的聲響，憂愁底鐵手握他底喉嚨 使他噎住了。

太監拿着長槍跑了過來；格萊奧巴特爾指着那一堆樹木給他們看，在那兒他們發現了縮做一團的美亞蒙。防衛是不可能的了，他無抗抵地讓他們將自己捉住了。他們正想用一種太監所特有的，殘酷而又呆蠢的槍來將他殺死；但是格萊奧巴特爾，她已經裹上了她底披肩，用手做着記號，叫他們停止，並且將囚人帶到她面來前。

美亞蒙只得跪了下來，將祈求的手像伸向天神底祭台似地伸向她去。

“你可是從羅馬僱來的刺客？你到還不許任何人闖入的聖地來幹什麼？”格萊奧巴特爾做着一種尊貴的疑問底姿態說。

——讓我底靈魂在阿芒底底天秤上稱得很輕，讓特美，太陽底女兒和真理底女神，責罰我，要是我曾經對於你，王后呵，懷着一種惡意，”美亞蒙永遠跪在那兒回答。

誠實和忠 盡用這透明的文字顯示在他底臉上，使格萊奧巴特爾即刻放棄了那種思想，並且用不是那麼嚴厲，不是那麼忿怒的眼光注意着這年輕的埃及人；她發現他是美麗的。

“那麼，是什麼動機將你推到這個只能找到死亡的地方來的呀？”

——我愛你，美亞蒙用一種輕微的，但是清楚的聲音說；因為他已經恢復了勇氣，正如在最後的，壞無可壞的一切情形中一樣。

“啊！”格萊奧巴特爾說着，向他彎過身去，用一種突然的動作握住了他底手臂，“射進那枝捲着蘆紙的箭來的原來是你呀；憑洪斯，地獄底狗，你真

是一個蠻勇的不幸人！……我現在認識你了；不久之前我就看見你在我居住的地方底四周像一個憂鬱的影子似地徘徊着。……伊西斯底行會你也到，哀爾蒙底斯底大祭也到；你還跟着這王家的輕舟。啊！你應當得到一位王后！……你絲毫沒有庸俗的野心；你無疑地在等着得到還報……我當然會愛你的……爲什麼不？”

——王后，美亞蒙顯着一種莊嚴的悲哀底神色回答，請不要嘲笑，我瘋了，這是真的；我該死，這也是真的；請慈悲些吧，將我殺了吧。

——不，我今天偏要慈悲一點；我饒了你底性命。

——你要我活着幹什麼呢？我愛你。

——很好！你可以滿足，你可以死，格萊奧巴特爾回答；你做了一個奇怪的，狂妄的夢；你底願望已經想像地穿通了一重走不過的門戶，——你以爲你是廣撒爾或是馬爾克·盎多阿納(註十)，你竟愛着王后！在癡迷的時候，你竟會相信，在一千年只能碰到一次的情形之下；格萊奧巴特爾有朝會

愛你的，很好！你以為不可能的事情却竟會達到，我要使你底夢想實現，我很歡喜，只一次，完成一個愚蠢的希望。我要將你浸在華榮，光耀和輝彩裏；我要使你底命運成爲一種眩暈。你是在輪子下面，我却要將你突然地，傾刻地，無須過渡地放到上面來。我將你從無有裏拿出來，使你變得和天神一樣，於是我再將你浸到無有裏去；這便是一切；但是不要來說我殘酷，來求我憐憫，時候到了不要軟下去啊。我是和善的，我許可了你底蠢事；我有可以立刻將你殺死的權力；但是你對我說你愛我，我要到明天才殺你；給你一夜的生命。我是爽快的，我問你將牠買了吧，我可以將牠拿走。但是你在我腳邊幹什麼？起來吧，將手交給我吧，這樣可以一同回宮去。

註一 Pentelicus, 希臘山名。

註二 Horace, 紀元前一世紀拉丁詩人。

註三 La Vallee de Tempe, 以風景名。

註四 Semiramis, 神話化的亞述王后。

註五 Homere, 古希臘最大的詩人。

註六 Mimnerme, 希臘哀歌作者。

註七 Cleomene, 斯巴達王。

註八 Leda, 希臘神話裏的斯巴達王后,

註九 Acteon 是一個獵人, 他因為驚動了女神 Diane,
歌罰成變了一只鹿, 被他自己底獵狗所咬死。

註十 Cesar和Marc-Antoine 是羅馬三頭執政之二。

第 六 章

我們底世界比到古代的世界真渺小極了, 我們底節慶比到羅馬貴族和亞洲君主底可怕的奢侈真菲薄極了; 他們底普通的一餐在今日要算是放肆的狂食, 而現代的整個一城可以靠呂勾呂斯(註三)和幾位密友同餐剩下來的殘菜過八天生活。照這樣可憐的習慣, 我們是很難懂得那實現了一切幻想所能發明的偉大的, 奇怪的, 最狂妄底出于可能範圍之外的偉大的生活法的。我們底宮殿是加利勾拉(註二)不願意將他底馬放進去的牲口房; 最

富裕的立憲君主底排場還比不上一個小小的 satrape(註三)或是一個羅馬總督。曾經在地面上照耀過的那些閃爍的太陽，如今是永遠地在個個的無有中熄滅了；在黑色的人羣上，已經沒有了樣子像能和奧美爾底馬一樣地三步跨過世界的底當般的巨像——沒有了利拉克塔，沒有了從無限的螺線攀上天去的鉅大的巴培爾(註四)；沒有了用整塊的山造成的不可量的廟宇，沒有了每一世紀和每一民族只能掘起一級石階來的，支肘而夢想的君主可以在上面看着大地底形態像一張開展着的地圖一樣的，王家的平台；沒有了這些用一種 cyclope 般的大廈底理不清的堆積來造成的錯亂的城池，和牠們底深遠的背壘，牠們底日夜地在響着競技場，牠們底盛着海水而又養着鯨魚的蓄水池，牠們底廣闊的標杆，牠們底重疊的平台，牠們底頂端浴着雲濤的高塔，牠們底鉅大的宮殿，牠們底溝渠，牠們底出口城和牠們底黑暗的墳場！唉！如今是除了在鋪道底棋盤上的石灰底蜂巢之外什麼也沒有了！

這真是奇怪的，爲什麼那些人對於爲了少數

的特殊權利者而沒收了一切財富和一切現世的權力的事情不起來反抗，爲什麼這樣過度的嗜好竟絕不會在牠們流血的路上碰到阻礙。這是因爲那一種奇異的生活是每個人在夜裏做的夢底在白天的現實，——大衆底思想底擬人，又因爲人民自以爲象徵地生活在一個流星般的名字之下，這名字是在時代底夜裏不熄地照耀着的。現在，失去了萬能的意志底這種耀眼的景像，失去了人類靈魂底這種崇高的靜觀，（這靈魂是連微小的願望也要顯露在異常的行動上，在花崗石和點銅錫底偉大上的，）世界已經非常地，絕望地沉悶了；人類已不再表現在高貴的幻想上了。

我們所寫的故事和這裏面說起的格萊奧巴特爾底大名引起了我們這些文明的耳朵所聽不慣的的思想。但是古代的世界底景象，對於自以爲放縱的幻想和自以爲已經達到了華美底極度的精靈，也是一件這樣令人喪胆的，令人灰心的東西，使我們在這兒真不得不承認了我們底憂苦和悲哀，自恨不能生在撒爾達那巴爾（註五），德格拉特·法拉查

爾(註六)格萊奧巴特爾，埃及王后，或只是哀利奧加巴爾，羅馬皇帝和太陽教士(註七)，底時代。

我們應得描寫一餐最大的暢飲，一個會使巴爾達查爾(註八)變色的宴會，格萊奧巴特爾底一夜。生着這麼廉潔的，這麼冰一般地尚謹的，法蘭西的舌子；叫我們怎樣講得出那狂熱的舉動，那不怕將血液和酒漿這兩種紅色混在一起的偉大而又劇烈的縱飲，和那些懷着一切還不會被基督教的長齋所壓服的官能底猛烈，踏到不可能上去的不會飽的淫慾底暴怒的興奮來啊？

約定的一夜應當是華美的；應當將人生底一切可能的歡樂齊備在幾小時之內；應當使美亞蒙底生命化成一劑有力的強壯藥，讓他可以做一口喝去。格萊奧巴特爾要弄昏她底自願的犧牲者，要將他浸到一個眩暈的放縱底旋渦裏去。要用酗酒來使他沉醉，使他錯亂，這樣可以讓死滅，雖然他已經接受了，也可以不知不覺地來到。

且將我們底讀者遷移到宴會廳裏去吧。

我們底現存的建築真一點也比不上這些鉅大

的構造，牠們底殘迹也像是山脈底顛覆而不像是大廈底餘剩。需要整個古代生活底誇耀才能想起并且充滿這些神異的宮殿，牠們底廳堂是太大了，除了天之外沒有東西可以做牠們底平頂，要這種鉅大的平頂，才適宜于這種建築！

宴會廳有龐大的，巴比倫式的幅員；眼睛是不能看出牠底不可量的深度來的；怪誕的圓柱，又短又厚，堅固得可以支持地極，在一個雜染着象形文字的小座上，沉重地裂開牠們底開口子的柱身，用牠們底大腹底柱頭支持着俯出了像倒轉的梯級似地石階的花崗石底大拱廊。在每根柱子之間，一個戴pchent的火成石大sphinx伸出了眼睛斜着的，額上生角的頭，還向廳堂拋擲着固定而又神秘的眼光。在第二層上，比第一層小一點，樣子更輕便的圓柱底柱頭，是換上了四個依靠着的鏤着條紋而又有埃及頭飾底捲縮的婦人頭；代替了sphinx，那些生着雄牛頭的偶像，夜裏的昏迷和縱飲的暴亂底安靜的旁觀者，像在等宴會開始的耐心的賓客似坐在石座上。

格式又不同的第三層，有着從鼻子裏噴出香水來的青銅底象，做了這大廈底冠冕；在頭頂，天庭像青色的深淵地張開着，幽異的繁星正靠在柱頭上面。

平滑得可以像鏡子似地照出身體來的雲斑石底怪梯級在各方面上去又下來，在牠們之間連接着那些建築底大材料。

我們在這兒能畫出一個迅速的雛形來使人知道一些這大得不是人類底尺度所能量的驚人的建築底佈置。這一定要用馬爾丹(註九)，那過去的大鉅物畫家，底畫筆才行，而我們却只有一個瘦小的筆稿來代替了有黑色風格的啓示的深淵；但是可以用想像來充；比畫家和音樂家要不幸得多，我們只能將那些東西一件件地說明白來。我們只說過了卅間宴會廳，却將賓客們丟在一邊。連宴會廳底性質我們也只說了幾句。格萊奧巴特爾和美亞蒙在等着我們；看他們走上前來了。

美亞蒙穿着滿天星的亞麻下衣，和紅色的外套，像東方國王以地頭髮上結滿了細帶子。格萊奧

巴特爾披着一件邊上裂開的，用金蜜蜂扣着的海色長袍；裸着的臂膊上有兩隻大珠子底手釧在閃爍；頭上有金頂的冠冕在照耀。雖然嘴上是帶着微笑，美麗的額上却輕輕地遮着一片愁雲，有時候眉毛還會像害熱病似地皺蹙攏來。畢竟是什麼事情會使偉大的王后這樣地煩惱啊？至於美亞蒙，他却正顯着一種在出神或是在幻像裏的人底熱烈而又閃耀的神色；在他鬢邊和額上的發光的煙霧替他做成了一個金色的圓光，好像是十二個奧蘭迫大神（註十）中的一個。

一種莊嚴而又深淵的歡樂顯示在他底臉色上；他已經擁抱過了他底生着不安定的翼翅的Chimere，而牠也不會逃走；他已經達到了一生底目的。即使他會活到奈斯多爾（註十五）和迫利盎底年紀；即使他會看見在自己生纒紋的鬢邊飄着像阿蒙（註十二）底大教士般的白髮；他也不會再遭到新的，也不會再懂得更多的東西了。他所得的已經滿出了他底最蠢的希望，世界已沒有旁的可以給他了。

格萊奧巴特爾讓他坐在自己身邊的一張兩邊有金 griffon 的王座上，拍着她底兩隻小手。突然一行行的火，那些閃光的繩子，描畫出了建築底所有的凸出部；sphinx 底眼睛射着燐光，一層煙火從偶像底鼻子裏呼出來；那些像，代替了香水，却在噴着發紅的圓柱；青銅臂膊都握着火把從牆上凸出來；在雕蓮花的心上燦爛着閃光的髮飾。

青色的大火焰在點銅底三腳架上跳動着，鉅大的多枝燭台在熱煙中搖着散亂的光；一切閃爍着，發光着。三稜鏡的虹彩在空氣裏交互着又折斷了；酒杯底小面，大理石和瑪瑙底角，花瓶底金雕，一切都有了一種燦爛，一種光輝，一種閃爍。光線像潮水似地流着，像在雲斑石梯上的瀑布似地一級級地跳下來，可以說是在一條河裏的火災底反照；要是撒巴底王后走到這上面來，她一定會掖起了她底袍褶，以為是在水裏行走，像踏在撒洛蒙(註十三)底冰板上的時候一樣。穿過這輝煌的塵霧，那圓柱上的怪誕的人像，野獸，象形文字似乎都有了一種人造的生命；黑花岡石底雄羊颯刺地冷

笑着，又衝撞着牠們底金角，偶像用喘息的鼻音在呼氣。

狂飲正到了最高的程度；一盆盆的紅鶴舌和鸚鵡魚肝，加入肉的，鹹水煮的海鰻，孔雀的腦髓，放滿了活的鳥兒的野豬肉，和一切加十倍的，加百倍的古代宴席底珍品。堆積在鉅大的食堂底三張桌面上。克來特，馬西克和法來爾納底酒，在帶着薔薇花冠的金杯子裏起泡，卮從倒着酒，他們的美麗的飄髮還替賓客們拭着手。奏着琵琶，捫鼓，古琴和二十一弦的瑟篥的樂工們充滿了上面的行廊，將和諧的微聲投擲到翱翔在宴集上的煩響裏去：就是雷也還沒有高得夠使人聽見的聲音。

美亞蒙，將頭兒垂在格萊奧巴特爾底肩上，覺得他的理性是失去了；宴會廳像一個的建築的大夢魘似地在他四周旋轉；穿過眩耀，他看見了那些遠景和無邊的柱廊；廊廡底新的地帶堆疊在真的地帶上，向天上一直轟到巴培爾永不會達到過的高度。要是他沒有在自己底手上感覺到格萊奧巴特爾底又軟又冷的手兒，他一定會相信已經被一

個代撒利底幻術家或是波斯底魔師帶到了妖境裏去了。

在一餐快完的時候，駝背的侏儒和舞戲人做着舞蹈和奇怪的角鬥；於是那些埃及和希臘的少女，算是代表黑和白的時間的，照伊奧尼式地跳起淫樂的舞來，真完美得不能模仿。

格萊奧巴特爾自己也從寶座上站了起來，脫去了王袍，用一頂花冠來替代了她底星冕，在白玉底手上帶好了金四合，在快樂得發了昏的美亞蒙面前舞蹈起來。她底圓得像雲白花瓶底柄一般的美麗的手臂，在頭上搖出了一叢叢閃光的音符，而她底四合愈轉愈快地在燥響着。踮起了纖足底朱紅色的尖端，她很快地走上前去，輕輕地在美亞蒙底額上親了一個吻，於是又進行着她底巧技，在他底四周飛舞着，忽兒向後面彎過身去，低垂着頭，半閉着眼睛，鬆懈的手臂像是死的一樣，散亂的頭髮像美那爾山上的酒神女巫被她底神祇激動了似地垂掛着；忽兒又是輕便的，活潑的，帶笑的，翩跹的，不倦的，動作變化得比吸花汁的蜜蜂還多。心

靈底愛戀，官能底佚樂，劇烈的熱情，不盡而又鮮美的青春，快來的幸福底希望，她將這些一切都說明了。

貞節的繁星不再望着了，牠們底清淨的金瞳子真耐不得這麼一種景像；連天也隱晦了起來，一重煙霧底圓頂罩在這廳堂上。

格萊奧巴特爾又來坐在美亞蒙身邊。夜進行着，最後的黑暗的時間快要飛去了；一道發青的微光踏着昏亂的脚步走到了這混亂的紅光裏來，像一道落在爐子裏的月光一樣；上面的那些拱廊漸漸地轉青了，白天到了。

美亞蒙接過了那角瓶，這是一個面貌凶惡的哀底奧比奴隸拿給他的，裏面盛着一種劇烈得使別的瓶子都爆破了的毒藥。當將他底生命放在最後的一眼裏向他底女主人丟擲了過去之後，他便將那個有毒汁在沸騰着，在尖叫着的死杯舉到了唇邊。

格萊奧巴特爾變色了，用手放到美亞蒙底臂上去阻止他。他底勇氣使她感動；她正想對他說：

“再活在這兒愛我吧，我願意這樣……”忽然聽見了一陣喇叭底聲響。四個武裝傳令官騎着馬走到了這宴會廳裏；這些是馬爾克·盎多阿納底軍官，他們永不會離得很遠地走在主人前面的。她悄悄地放下了美亞蒙底手臂。一道日光射了進來，在格萊奧巴特爾底額上飄動着似乎是要來替代她除下了的王冕的。

“你看時候到了；天亮了，這正是甜夢兒飛去的時間，”美亞蒙說。於是他一口就喝乾了那隻致命的瓶子，便像被雷震似地倒了下去。格萊奧巴特爾低下了頭去，一滴熱的眼淚，她生平流過的第一滴眼淚，落在她杯子裏，和熔珠混在一起了。

“憑哀爾勾爾！我美麗的王后，我徒勞地趕得這麼快，我知道我來得太遲了，馬爾克·盎多阿納走進宴會廳來說；晚餐已經完了。呀，石板上這倒轉的死屍是什麼意思？”

——呵！沒有什麼，格萊奧巴特爾微笑地說；這是一種我試着想要自己用的毒藥，要是奧勾斯特（註十四）將我捉住了。你可歡喜，我親愛的丈夫，

坐在我身邊，看這些希臘小丑跳舞？……

註一 Lucullus, 羅馬將軍。

註二 Caligula, 一世紀羅馬皇帝。

註三 種波斯地方官。

註四 Babel, 鮮卑族廟宇。

註五 Sardanapale, 古代亞述國王。

註六 Teglath Phalazar, 未詳。

註七 Heliogabale, 三世紀羅馬皇帝。

註八 Balthazar 巴比倫最後的國王。

註九 Martinn, 近代英國畫家。

註十 Olympe 是希臘神山, 中居大神凡十二。

註十一 Nestor, 希臘史詩裏的 Pylus 王, 助希臘攻打
Troy。

註十二 Ammon, 埃及神話, 衆神之王。

註十三 Salomon, 基督紀元前十世紀的 Israel 王。

註十四 Auguste, 羅馬皇。

徵 發 兵

“有時他們看見他，從一個幻想底或是移轉底現象，用他時間底和距離底兩種方式取消了空間，這二者其一是精神的而其他是物質的。”

路伊·朗塔爾底精神的歷史

在一七九三年十一月底一個晚上。加朗當底主要人物都聚在特·代夫人底客廳裏，在她家裏是每天要舉行“會集”的。某種絕不會引起一個大城底注意，而會使一個小城非常關心的情形，使這種

習慣的聚首得到了特殊的興味。兩天之前，特·代夫人曾藉口有些不適而對她底交游閉了門，還說在前一天的晚上也不能招待。在平時，這兩件事情準會在加朗當引起了和在巴黎所有的戲院停演同樣的影響。在那時候，生存有些兒不完備。但是，在一七九三年，特·代夫人底行動却可以有最不幸的結果。一些兒輕率的舉止，被當作貴族，幾乎常是個生或死底問題。爲要明白地懂得在這晚上激起在全體人物底諾爾芒提的面貌上的生動的好奇和精微的優美，但尤其是爲要領略特·代夫人底祕密的煩惱，那麼便需要說明她在加朗當所扮演的腳色。她在這時候所處的危險的地位，無疑地已正就是在革命時代中的許多人底地位，不止一個讀者底同情可以替這篇故事加些色彩。

特·代夫人，一位陸軍中將，有品級的軍官，底寡婦，在流亡開始的時候就離去了宮庭。在加朗當附近擁有着可以觀的產業，她便隱匿在那兒，希望在那兒少受到一些“恐怖”底影響。這個計劃，建立在一個地方底準確的認識上，是對的。革命並不在

下諾爾芒提施行蹂躪。雖然從前特·代夫人，當她到這兒來看產業的時候，只去看見幾家本地底貴族，現在她却爲了政策，對於本城底主要中等階級和新勢力者開放她底門戶，努力地使他們以她底征服爲驕傲，而不替他們叫醒了怨恨和妬忌。溫存而善良，天生着這種不可形容的柔和，（這種柔和是懂得媚人而不必假助于俯就和祈求的，）她便因一種精微的機智而博得了大衆底尊敬，這種機智裏的聰明的提示，允許她處着這麼一種優美的地位，在這地位上，她可滿足這個混雜的社會底需要，而並不壓低了暴發者底不馴的自尊，又不侮辱了她底舊友底自尊。

到了三十八歲光景的年紀，她依舊保留着——不是那使下諾爾芒提底娘姑們得名的鮮麗豐滿的美，而是一種纖弱的，即所謂貴族式的美。她底容貌是精微而優美的；她底身材是柔軟而細小的，當她說話的時候，她慘白的面色顯得在閃耀而有生命。她黑色的大眼睛是充滿了和善，但是牠們底平安的，宗教的表情，似乎在說明她生存底要素已不

更在她身上了。在花一般的年齡上和一位年老而嫉妒的軍人結了婚，她在一個放浪的宮庭中間的地位底虛偽，無疑地已給她臉上罩了一個莊嚴的悲哀底面幕，在她臉上，從前是定閃耀過不少愛嬌和戀情底活力的。在一個她依然只能感覺而不能思想的時候，她已不得不時刻地抑制着天真的舉止和婦人底情緒，因此熱情在她底心底還是處女地。她底主要的吸引力是從她內在的青春而來的，這青春有時顯露在她底面貌上，而使她底思想有了一種願望底無邪的表現。她底態度會使人謹慎，但是在她底風姿上，在她底聲音上，却常帶着移向不可知的未來的衝動，像在一個少女身上一樣；就是感覺最不靈敏的人也會即刻覺得愛上了她，可是常保留着一種尊敬的畏懼，這是她底使人沉默的有禮的態度所引起的。她底靈魂，天生是偉大的，但是因殘酷的爭鬥而變作堅固的，似乎是放在離凡人很遠的地方，而那些人自己也是覺得的。對於這個靈魂，便需得有一個高尚的熱情。特·代夫人底情愛是集中在個唯一的感覺上，母性底感覺。她底

因爲做妻子而被剝奪了的幸福和歡情，她却在對於她兒子的無限的愛情上找到了牠們。她不但用母親底純潔而又深切的忠藎，并且還用情婦底風騷，還用妻子底嫉妒來愛他。她遠離了他就覺得不幸，不看見他就覺得不安，看他永遠不會滿足，只靠着牠，只爲了牠而生活着。爲要使人們知道這種感覺底力量，只要加上說，這孩子不單是特·代夫人底獨子，還是她最後的親人，是她能夠繫上生活底恐懼，希望和歡樂的唯一的生物。先特·代伯爵是他一族底最後的子系，而她是那一家唯一的嗣女。因此世人底計算和注意和靈魂底最高貴的需要合一了，在伯爵夫人底心裏引高了一種本來在婦人心裏已經如此堅強的感覺。費了無限的辛苦她才教育好了她底兒子，這使她格外疼愛他了；醫生們說了二十次他是養不大的：但是，堅信了她底預感和她底希望，她看着他幸福地經過了童年底危險，驚着他體格底進步，覺得有說不出的樂趣，雖然才幹發展得很慢。

多虧了時時刻刻的留意，這孩子已經大了起

來，並且又長得這麼好，在二十歲的時候便被人當作是一個凡爾塞最完美的軍人。總之，爲了一種不會加到所有的母親們底努上去的幸福，她是被她底兒子所愛慕的；他們底靈魂是用一種友愛的同情互相了解的。即使他們不會因天生的關係而束縛在一起，他們也會本能地互相感覺到人生難得碰到的人對人的互相的情誼。在十八歲被委任爲龍騎兵的下級軍官，那小伯爵服從了時代底榮譽關係，跟着王侯們一起流亡了。

因此，特·代夫人，又貴，又富，又是一個逃亡者底母親，便不能減輕她殘酷的地位底危險。除了替她兒子保留一份大產業之外也不下旁的決心，她便放棄了伴他同行的幸福；但是，讀着那些有力的法制（照這法制，共和國每天在沒收加朗當底逃亡者底財產），她却很在稱贊她自己勇敢的舉動。她可不是在冒了自己生命底危險在保留她兒子底資產？後來，聽到了“議院”所發表的可怕的處決，她却很安靜地睡着，知道只有她底產業是安穩的，遠離着危險，遠離着斷頭台。她相信她已經取了一

個同時保存一切財產的最好的方法，心裏覺得很歡喜。在這秘密的思想，她對不幸的時代底需要退讓了，也不累及她婦人底尊嚴，也不累及她貴族的思想，她只將悲哀罩在秘密的冷淡裏。她早已明白了在加朗當等待着她的種種困難。到這兒來占據了第一位，這可不是每天在向斷頭台挑戰嗎？但是，靠母親底勇氣來維持着，她用無等差地安慰一切的不幸這方法，獲得了苦人底好感，並且供給了富人許多快樂，使他們也感得少不了她。她接見那自治邑底代理人，那市長，那區長，那檢察官，甚至那些革命法庭底審判官。這些人物中的四個首要，不曾結婚，都逢迎着她，希望要和她結婚，或是用他們能夠加到她身上去的不幸來嚇她，或是允許來保護她。那檢察官，前加查邑代理人，往時曾得過伯爵夫人底好處，用一種充滿了忠義和豪爽的行爲來試想引起她底愛情；危險的奸計呀！他是所有求婚者之中的最可怕的。只有他一個人底細地知道他從前的保護者底可觀的產業。他底熱情因一種貪慾底一切願望而增加着，這種貪慾是靠

着無限的權力，那一區底生死威權。這個人，年紀還輕，在他底方法裏放進了這許多尊貴，致使特·代夫人還不夠估量他。但是，蔑視了和諾爾芒人爭鬥的危險，她應用了特創的精神和狡猾，這是自然賦予婦人們使情敵互相反對的，過着光陰，她希望安全地達到了紛擾終結的時候。在這個時期，國內的帝制派每天在自慰着說革命在明天就要完了；而這一種確信使他們之中許多人都遭了危險……

雖然有這些阻礙，伯爵夫人總算能幹地維持着她底獨立，一直到她，爲了說不出的失慎，準備關起門來的日子。她引起了一種如此深切，如此真實的注意，使那一晚到她家裏來的人，在知道她不能招待他們的時候，就懷着劇烈的不安；於是，懷着這種印在外省的習慣上的好奇底真率，他們便問着不幸，煩惱，和史特·代夫人痛苦的疾病。對於這些問題，一個名叫勃利易特的老女僕回答說，她底主婦自己禁閉着不願意看見任何人，連家裏人也不願見。小城市底居所過的生活法，稍稍有點閉塞，在他們之間造出了一種要分析又解釋別人

底當然很難明白的行動，因此，在哀憐着特·代夫人之後，也不知她畢竟是快樂的還是憂愁的，每個人都開始去找尋着她底突然的退隱底原因。

——要是她病了，第一個好奇的人說，她一定會派人去找醫生；但是那位醫生却整天地在我家裏着棋。他含笑地對我說，憑「跑去」的時間，那兒只有一個病……而不幸這個病又是醫不好的。

這個戲謔是謹慎地冒險的。婦女們，男子們，老人們和姑娘們因此都開始在猜度底大野上巡遊着。每人以為猜到了一件秘密，而這件秘密佔據了所有的想像。第二天，猜疑蔓延着。因為在一個小城裏生活是按日的，婦人們最先知道了，勃利易特在市上買了比平時更可觀的食品。這事實是不能爭辯的。人們看見勃利易特大清早就在那兒，並且，事情真奇怪，她在那兒買了本城唯一的兔子。全城都知道特·代夫人是不愛狩獵物的。那兔子便成為無限的懷疑底對象。在作着一定時期的散步的時候，老人們在伯爵夫人底屋子邊看出了集中的活動，這種活動因僕人們留心要隱藏而反顯露

了出來。那管家在花園裏拍地氈；在前晚，這是誰也不會注意到的；但是地氈却做了一切人在建設的小說底基礎。每人有自己底小說。第二天，知道了特·代夫人自稱不滿意，加朗當底主要人物晚上便都聚在市長底兄弟家裏，他是年老的已婚的商人，正直的人，被大衆所重視的，又是伯爵夫人所非常注意的。在那兒，所有那些希望和這位有錢的寡婦結婚的人都有較可能或較不可能的故事可講；而他們之中每一個人想使這強迫她這樣辦的秘密的情形化成自己底利益。那檢察官想着整篇的，爲要將特·代夫人底兒子在夜裏帶到她家裏來的戲劇。市長以爲是從拉房代來了一個未立誓的教士，向她要求個安身處；但是兔子底購買，在星期五，又很使他疑惑。區長堅定地主張說一個被追得很急了的“蘇盎黨”或是“房代黨”首領。旁的人以爲是一個從巴黎監獄逃出來的貴族。總之，所有的人都懷疑伯爵夫人是會有這一種現行法律稱爲罪惡，而可以帶到斷頭台上去的豪胆的。可是，那檢察官却低聲地說還是不要響起吧，這樣可以將那不幸的

人從她大步地走過去的深淵邊挽救過來。

——要是你們洩漏了這事情，他加上說，我便不得不來干涉，要到她家裏去搜查，於是，……

他不再說了，但是每個人懂得這住口底意義。伯爵夫人底摯友們這樣地替她驚嚇着，以致，在第三天底早晨，那區委員便叫他底妻寫個字條通知她說，那一晚她應當照常地招待賓客了。更胆大，那老商人在早晨到了特·代夫人底家裏。堅信着他對於她的服務，他絕對地要求見她，而後來看見她在花園裏，忙着在割下花床上的最後的花裝綴她底花瓶，他便站在那兒發呆了。

——她無疑地已經藏匿着她底愛人，老人自語着，覺得很可憐這個愛嬌的婦人。

伯爵夫人臉上的奇怪的表情替他證實了懷疑。被這種在婦女們是如此平常的，但是常會觸發着我們的忠藎所深地感動了，（因為所有的男子聽見了一個婦人爲一個男子而犧牲便會覺得很滿意，）那商人便將城裏流行的傳聞和他所處的危險都告訴了伯爵夫人。

——因爲，他末了對她說，要是，在我們底官吏之中，有幾個還願意寬恕了你這種以一個教士爲對象的義俠行爲，沒有個人會來哀憐你要是人們發現了你爲了心底興味在犧牲自己。

聽了這些話，特·代夫人對那老人看了看，顯着一種使他，那老人，顫抖的愉快和放浪底神色。

——來，她對他說，用手握住了他，將他帶到她房裏去，那兒，在看到了沒有人在旁邊之後，她從胸前抽出了一封醜陋而又皺縮的信：—— 看吧，她喊着，作着一種劇烈的努力來唸出這個字來。

她倒在她底椅子裏，像死一樣。當那老商人在尋他底眼鏡又在揩牠的時候，她向他舉起了眼睛，第一次好奇地凝視着他；於是，用一種改變了的聲音：

——我信任你，她對他柔和地說。

——我可不是正來分受你底犯罪？那好人單純地回答。

她戰慄着。第一次，在這小城裏，她底靈魂同情於別一個人底靈魂。那老商人突然地懂得了伯爵

夫人底頹唐和歡樂。她底兒子已經參與了格朗維爾底遠征，他在他牢獄底深處寫信與他母親，給了她一個悲苦而又溫存的希望。並不懷疑他遁逃底方法，他向她說明三天，在那時他可以假扮着來到她家裏。那致命的信還包含着傷心的永訣，要是他在第三天晚間還不解到加朗當，他還請求他底母親給那經過千種危險帶這封信來的密使一注較大的款項。紙頁在老人底手裏顫抖着。

——這是第三天了！特·代夫人喊着，迅速地站了起來，拿了那封信走着。

——你辦得太不謹慎了，那商人對她說。爲什麼要備這些食品？

——但是他來的時候或許會餓得要死，疲倦得要命，並且……

她不再說下去了。

——我可以担保我底兄弟，老人又說，我可以叫他幫你的忙。

那商人在這事情上重新得到了他從前經商的計策，並且爲她指示出了非常謹慎而又聰明的計

劃。在同意了一切他們兩人所應當說的，應當做的之後，那老人，用了個想得很巧妙的藉口，走到了加朗當底主要人的家裏去，在那兒，他宣布說他正去見過特·代夫人，並且她雖然有病，在晚間也願意招待。用計策在每個家庭向他提出的關於伯爵夫人底病狀的詢問上的諾爾芒人的智力鬥爭着，他居然能夠改變了大部分注意這神秘的事件的人。他底第一次訪問做下了些奇蹟。他在一位患風痛的老婦人面前說，特·代夫人幾乎受了胃風痛病底襲擊而死去；那著名的特隆軒從前在一個相類似的時候曾替她開過方子，要用一塊活剝下來的兔皮放在胸前，要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床上，伯爵夫人，兩天之前是在生死的危機中，在準確地依照了特隆軒底奇怪的吩咐之後，居然回復到了可以招待那些晚間會來看她的人了。這故事有極大的成功，並且那加朗當底醫生，一個內心的王黨，又用他討論這單方時的嚴肅態度增加了這效果。然而，懷疑在幾個固執的和幾個哲學家心裏已經長了這樣的深根難以完全地除去了；因此，在晚間，那些受許可到

特·代夫人家裏來的人，都急忙地在很早的時候就到了她那兒，有幾個想要窺探她底臉色，有幾個爲了友誼，而大部分却爲她痊愈底奇怪所驅使。他們看見伯爵夫人坐在她客廳裏的大火爐底角上，這客廳是差不多和加朗當底客廳同樣地質樸的；因爲，爲要不觸犯她底賓客底狹窄的思想，她拒絕了從前曾經習慣了的奢麗的享樂，她也一點也不改動了家裏的樣子。連招待室底玻璃窗也沒有擦過。她讓那些灰暗的古掛件剩在牆上，保留着本地底器具，燒着燭火，依照着城裏的風氣，採用了外省的生活法，在那些最酷刻的狹量和最難受的缺乏之前並不退縮。但是，知道了她底賓客會恕了她那些以他們底慰安爲目標的奢華，她什麼也不會忽略，只要能使他們得到個人的快樂；并且她還供給他們很好的飯食，她甚至竟假裝着慳吝，爲要討好這些多計較的心；并且，在用計使他們弄她出些奢華的特許後，她會優美地服從。因此，晚間七點鐘光景，加朗當底中等階級都到了她家裏，在爐邊圍成了個大圈子。屋子的主婦，在她底不幸中靠那老

商人投擲給她的憐恤的眼光支持着，用一種從沒有聽見過的勇氣來順從着那些瑣碎的問題，那些她底賓客們底兒戲而又愚蠢的理解。但是，每次聽見在她門上的門鐘的敲聲，或是每次聽見路上的脚步聲，她便提出了關於那地方底幸福的有趣的問題，來掩藏她底情緒。她提出了關於蘋菓酒底質料的喧嘩的討論。并且這麼好地有她底信任者幫助着，以致所有的人幾乎忘了在偵探她，覺得她面貌是自然的，她的堅定是不能擾動的。那檢察官和革命法法庭審判官裏的一員却守着沉默，留心地注視着她面貌上每個最微小的動作，在屋子裏靜聽着，也不管那些喧聲；并且，有好多次，他們向她提出了窘人的問題，伯爵夫人心意非常安定地回答着。母親們真有這樣大的勇氣啊！在特·代夫人支配好了那幾組，將所有的人安頓在Boston, Reversi, 或是 Whist（註：三種玩紙牌的名稱。）底桌邊之後，她還非常自在地和幾個青年人談着話，像一個超等的女伶似地扮着她底脚色。她使他們向她要一副 Loto（註：一種賭具名。）假作着只有她一個

人知牠是在那兒，於是走開去了。

——我悶死了，我可憐的勃利易特，她喊着，拭去了從她因燒熱，悲哀和不耐而閃光的眼睛裏生動地流出來的淚水。——他不來，她看着那她踏上了的房間說。在這兒，我呼吸又生活。還有些時間，他可就要在那兒了！因為他還活着，我可以斷定。我底心對我這麼說。你一些也不聽到麼，勃利易特？呵！我可以捨棄剩餘的生命，爲要知道畢竟他在監獄裏呢，還是正走在曠野上！我願意不想思……

她從新察看了一回在房間裏可是一切都很有秩序。一些好的火在爐子裏燃着；百葉窗也關得很好；家具也收拾得很乾淨；那床鋪底樣子證明了伯爵夫人和勃利易特是什麼小事情都注意到的；她底希望顯露在已經在這房間裏的優美的留聲機裏，在這房裏噴溢着愛情底優美的芬芳，和最真摯的愛撫，在花吐出來的香味裏。只有母親能夠猜得到一個軍人底願望，能夠替他預備這麼完美的滿足。精緻的一餐，精選的酒，衣衫，拖鞋，還有對於一個疲乏的旅客是需要的，或是安適的一切東西都齊

集在一起，會使他什麼也不覺得缺少，會使在自己家庭底樂趣向他顯示了母親底愛。

——勃利易特：……伯爵夫人用一種傷心的聲調說着，走過去在桌子前面放了一張椅子，似乎爲要使她底祈禱實現，似乎爲要增加她幻象底力量。

——啊，夫人，他會來的。他已經不遠了……我斷定他是活着，他是在路上了，勃利易特重說。我在聖經裏放了一個鑰匙，並且我將牠放在指頭上，當高丹在讀着聖約翰福音的時候，……而，夫人，那鑰匙並不會移轉！

——這是很準確的嗎？伯爵夫人問。

——呵！夫人，這是誰都知道的。我可以拿我底超昇來賭咒，他一定還活着。上帝是不會錯的。

——雖然這兒有等待着他的危險，我可依舊願意在這兒看見他。

——可憐的奧育斯特先生，勃利易特喊着，他定然是步行的，在小路上。

——你看鐘已經打八點了！伯爵夫人恐怖地

喊。

她怕在這房間裏停留得太長久了，在這兒，看見了可以證明他底生命的一切，她便相信兒子還活着；她走下去；但是，在走進客廳去之前，她在梯階底列柱下面停了一忽兒，在聽着可有什麼聲音在驚醒城市底沉寂的回音。她向勃利易特底丈夫笑了笑，他正在那兒守望，眼睛似乎爲了用在注意那地方底和幽夜底微聲而發定了。她在到處，在一切東西上都看見她底兒子。她立刻就走了進去，裝着歡樂的神色，開始和小姑娘們玩着 Loto；但是，她時常說着不適意，又回去坐在火爐旁邊的安樂椅上了。

在特·代夫人底家裏的物質和精神底情形是這樣的，那時：在從巴黎到歇爾蒲爾的道路上，有一個青年，穿着棕色的短衣，這時代流行的服裝，在走向加朗當來。在徵發開始的時候，紀律是很少的，或竟是沒有的。時間底匆促不允許共和國立刻就替軍隊備好服飾，並且路上常看見散滿了許多保留着鄉下人服飾的徵發兵。這些青年人絕不措

夜地走在他們軍隊前面，或是落在後面，因為他們底行旅是按照着他們支持長路程底疲勞的力量底。那這裏說起的旅客却走在縱隊徵發兵底前面，這隊兵是走到歇爾蒲爾去的，是加朗當市長每小時在等待着，爲要替他們分配駐紮處。這青年人用一種沉重的，但是還穩定的脚步走着，而他底步態似乎在宣說他已經好久習慣於軍事生活底粗糙了。雖然月亮照着加朗當附近的草場，他却看出許多鉅大的白雲快要將雪花丟到鄉野上來了，而爲一陣風濤所襲的恐怖無疑地催緊了他底步子，於是他的活潑是配不上他底疲勞了。他在背上有一個幾乎是空的囊，手裏拿着一根黃楊木棍，這是從這種灌木在下諾爾芒提底大部分產業四周造成的高大籬笆上折下來的，這單身旅客走進了加朗當，那兒的有月兒來裝着幽光底邊的高塔他早就看見了。他底脚步驚起了靜路底回響，在那兒他什麼人也不碰到；他不得不向一個還在工作的織工詢問市長底家。這官員只住在附近，而那徵發兵立刻就在市長家底門廊底蔭蔽之下了，便去坐在一

張石槩上等待着他所要求的住宿證。但是，被這官員所召喚，他便走到了他面前，做成了一個嫌疑的審查底對象。那步兵是一個顏色很好的青年人，顯得是屬於一個著名家庭的。他底神色顯着尊貴。相當於一種好教育的智慧露在他面貌上。

——你叫什麼名字？市長向他丟了一個充滿着狡計的視線問他。

——育連·育西曷，那徵發兵回答。

——而你從那裏來？……那官吏露出了一絲不信底微笑說。

——從巴黎。

——你的同伴們還很遠？那諾爾芒人用譏笑的聲音說。

——我比縱隊先行三里。

——一定有什麼事情捉你到加朗當來吧，徵發兵公民？市長作着優美的神色說。很好，他加上說，又做了種手勢停止了那個青年人說話；我們知道要派你到那兒。喂，他說着給了他一張住宿證，去，育西曷公民……

一種諷刺底色彩可以在那官員說出最後幾個字的聲音上覺得，同時他交出了一張證書，那上面開着特·代夫人底住址。青年人顯着種奇怪的神色讀着那地址。

——他很知道他並不要走得遠，並且，假使他一到了外邊的時候，他會立刻就穿過這地方！當那時青年人走出去的時候。市長自言自語地說。他真胆大，願上帝指導他，……他有對於一切的回答，是的，但是，假使換一個人向他要證狀看，那他便完了！

在這時候，加朗當底鐘已經打過了九點半；炬火在特·代夫人底前廳裏點着了；那些僕人幫他們底女主人們和他們底主人們穿木屐，長外套或是短披肩；那些玩牌的人已經清了帳，並且都要一齊退出去，按照了所有小城市底習慣。

——似乎檢察官想留在這兒，一個婦人說，看見當每個人（在說盡了各式的再會之後）預備回家去的時候，這位重要的人物却不在眼前。

這可怕的官吏實際是只一個人和伯爵夫人在

一起，她顫抖地等他到情願出去的時候。

——女公民，在一個有些兒可怕的長沈默之後他說，我是在這兒爲要遵行共和國底法律。

特·代夫人戰慄着。

——你可沒有什麼事情可以告訴我嗎？他問。

——沒有，她驚嚇地回答。

——啊，夫人，檢察官喊着！坐到了她身邊，改換了語氣說，在這時候，一個字底差遲，你或是我，我們可以將我們底頭帶到絞台上去。我早已留心着你底性格，你底靈魂，你底態度，爲要分受你今晚上確實使你底賓客墮入的錯誤。你在等你底兒子，我一點也不疑心。

伯爵夫人露出了一個否認底手勢，但是她已經變色了，但是她臉上的筋肉爲了要顯着欺人的鎮定的必須而皺縮着，那檢察官底殘忍的眼睛把這種動作看得清清楚楚。

——好，接待他罷，那革命官吏又說；但是不要在早晨七鐘點之後還住在家裏。明兒，在白天，帶着一種我要做的告發，我要到你家裏來……

她看着他，顯出了一種會使老虎憐憫的驚惶的神色。

——我要宣佈，他用溫和的聲音繼續說，這告發底錯誤，用準確的調查，而你可以，因了我底報告，避去了一切外來的懷疑。我要說明你愛國的天性，你底公民心，而我們全都可以得救。

特·代夫人害怕着是一個陷阱，她動也不動地在那兒，但是臉兒發燒着，舌子却冰了。一陣扣門聲全屋子都聽見了。

——啊！……害怕的母親喊着，跪了下去，救他！救他！

——是的，讓我們救他！檢察官向她投擲了一道熱情底眼光重說，即使要以生命為代價。

——我是完了！她喊着，當檢察官和藹地扶她起來的時候。

——哎！夫人，他做了個辯論家底動作回答，我不願負你……但只在你自己。

——夫人，他來……勃利易特喊着，她以為她底女主人只一個人在那兒。

看見了檢察官，那老女僕，本來是紅色而快樂的，成爲不動而變色了。

——是誰，勃利易特？那官吏顯着柔和而又聰明的神色說。

——一個市長派到我們這兒來過夜的徵發兵，女僕拿出了證書說。

——真的，檢察官在看過了那張紙之後說。今晚上有軍隊要到我們這兒來了……

於是他走了出去。

伯爵夫人太須要在這時候相信她從前的代理人底忠實，連最微小的懷疑都沒有了；她急促地走上了梯級，幾乎要站不住；於是她開了她底房門，看見了她底兒子，垂死似地急趕到了他底擁抱裏：

——呵，我底孩子，我底孩子！她啜泣着喊，用印着一種狂熱的親吻來滿蓋着他。

——夫人……，那陌生人說。

——啊！這不是他！她喊着，害怕得縮了轉去，直立在那徵發兵底面前，露出憂悶的臉色默看着他。

——呵聖善上帝，多麼像！勃利易特說。

沉默了一會，連那陌生人看着特·代夫人也顫抖了起來。

——啊！先生，她說，靠在勃利易特底丈夫身上，在全身感到了一種悲哀，這悲哀的第一的打擊就可以殺死她；先生，我不能夠多看你……；讓我底用人代我來服侍你吧。

她下去到了自己房裏，一半靠在勃利易特和老用人身上。

——怎樣，夫人！女用人讓主婦坐好了說，可要讓這人睡在奧育斯特先生底床上，穿奧育斯特先生底拖鞋，吃我替奧育斯特先生備好的麵包！在我要上斷頭台的時候，我……

勃利易特！特·代夫人喊着。

勃利易特在那兒啞了。

——你不要作聲，多嘴的，她丈夫低聲地對她說；你可要弄死夫人？在這時候，那徵發 在房裏作着聲音，坐到桌邊去。

我不會再在這兒了，特·代夫人喊着；我要到

暖室裏去，從那兒我可在夜裏更清楚地聽那些在外面走過的人。

她依然在失去她底兒子的恐懼和看見他再出來的希望中浮蕩着。那夜是沉默得可怕。對於伯爵夫人，是一個可怕的時光，當那徵發兵隊走進城來而每人在找他底住處的時候。每一步每一聲都是失望；隨後自然界立刻回復了可怕的平靜了。近早晨，伯爵夫人是不得不回到她房裏來了。勃利易特，留意着她主婦底行動，並不看見她走出來，走進了房，發現伯爵夫人已經死了……

——她或許聽見這徵發兵，他穿好了衣服，一邊唱着他們底該死的馬賽曲，在奧育斯特先生底房裏走着，正如他從前在一間馬房裏一樣！勃利易特喊着。準是這事情殺死了她！

伯爵夫人底死是一個更嚴重的感觸并且還無疑地是可怕的幻像所造成的。正當特·代夫人死在加朗當的時候，她底兒子在莫皮盎鎗斃了。我們可以將這悲慘的事實加到關於蔑視空間律的同情的一切觀察上去：這是幾個孤獨的人懷着一種學者

的好奇來集合起來的，總有一天可以奠定一種科學底基礎的文件，在這種科學上直到今天還沒有出過一位天才。

巴黎，二月，一八三一。

——白 冷 閣——

預台太守

勒·愛呂思·拉米亞，出身於意大利有聲望的人家，當他們到雅典的學校裏去研究哲學的時候，還沒有脫掉他的絳邊白袍。他隨後居留在羅馬，在他的愛斯基里的屋子裏，和一些放逸的青年混在一起，過着淫佚的生活。但是因為被告發說和須爾辟須思·基里鈕思，一個督理世家的人的女人勒比達發生了姦通的關係，被發覺了罪，他便被諦倍核·凱撒放逐了。那時候他才到了二十四歲。在他十八年的放逐裏，他到過敘利亞巴萊思諦納，

卞巴陀思，阿爾美尼亞，又在盎諦奧昔，賽沙雷，耶路撒冷作過長時期的耽擱。諦倍核駕崩後，當迦虞思登極的時候，拉米亞得了允許回到大城。他甚至還恢復到一部分的財產。他的厄運使他變做明理的了。

他避免了一切與市民的女子的交際，不去謀差使做，遠離開了尊榮，隱居在他的愛斯基里的屋子裏。從事於紀載在他遠游中所看見的可注意的東西，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在用他過去的痛苦來做他現在的歲月的娛樂。在這種沉靜的業務中，和在愛壁鳩魯的著作的黽勉的研究中，帶着一些驚詫和幾分悲傷，他看着老年悄悄地來到了。在他六十二歲那年，因為生着使他感到異常苦惱的感冒，他決定到拜曷去洗澡療治。那海灣，從前是翠鳥所臨幸的，在這時候是豪富而貪歡樂的羅馬人的燕息處了。一星期以來，拉米亞沒有朋友地在那燦爛的人羣裏獨自個住着，有一天午餐之後，感覺得很輕鬆，他便忽然起了一個要攀登那蔽着像酒神女巫似的葡萄蔓的，臨瞰着波濤的山丘的奇想。

到了頂巔，他坐在一條小徑邊的一株篤蘿香樹下，流盼着那可愛的風景。在他的左邊，鉛色而赤裸地，那弗萊格雷安平原一直伸展到勾末的廢墟。在他的右邊，米賽納岬把牠的尖銳的刺馬輪陷進到歸雷尼安納海中去。在他的腳下，靠西方，那富裕的拜島，沿着幽美的海岸的曲線，在有海豚游戲着的碧海的岸上陳列着牠的花園，牠的堆着雕像的別墅，牠的拱門，牠的雲石眺壇。在他前面，在海灣的對方，在被落日塗上了金色的剛巴尼海岸，遠遠地冠戴着波西里迫的桂樹叢的廟宇在閃爍，而在天涯的深處，維須夫火山在微笑。

拉米亞從他寬袍的一褶裏取出了一卷寫着‘自然論’的紙卷，便躺在地上開始誦讀。但一個奴隸的喊聲通報他要站起來讓一架舁牀經過，那舁牀是從葡萄田的狹路抬上來的。因為那架舁牀並不會遮着帷幔地走近來，拉米亞便瞧見一個極肥大的老人直躺在墊子上，那老人手支着頭，用憂鬱而傲慢的眼光注視着。他的鷹鼻下降到他的嘴唇邊，那嘴唇是被一個凸出的下頰和有力的顎骨所逼壓着

的。

拉米亞一眼就斷定這個險是和他相熟的。他遲疑了一會就想到了他的名字。於是忽然驚異而喜悅地奔向昇牀去：

——彭丟思·比拉丟思！他喊着，多謝上帝，使我再看見你！

那老人做了個手勢叫奴隸站住了，定睛留神地看着那個向他致敬的人。

——彭丟思，親愛的居停主人，這人繼續說，二十年的光陰白了我的頭髮，凹陷了我的面頰，竟使你不認得你的朋友愛呂思·拉米亞了。

聽了這個名字，彭丟思·比拉丟思儘着他年歲的重壓和步態的沉重所能允許他的那樣的敏捷下了昇牀。於是他擁抱了愛呂西·拉米西兩次。

——真的，能夠再見你一回在我是快樂極了。他說。啊，你使我回憶起我在敘利亞省的預台做太守的時候的往日。我第一次瞧見你到現在已有三十年了。那是在賽沙雷，在那裏你曳着你的放逐的苦痛。我是很幸運的，總算把你的苦痛減輕了一些

而且出於友誼地，拉米亞，你跟着我到了那個悲哀的耶路撒冷，在那裏，那些猶太人使我充滿了苦痛和不稱意。你居留在那裏，做了十多年我的客人和伴侶，而我們兩人每逢談到大城的時候，我們互相安慰着，你爲了你的不幸，我爲了我的國家重任。

拉米亞又抱住他了。

——你還沒有全說到，彭丟思：你遺漏了你爲我向哀洛特·盎底巴思賒款，和你慷慨地拿錢給我用那些事情。

——我們不必談起那些，彭丟思回答，既然你一回到羅馬之後，你就差你的一個解放了的奴隸送一注錢來，那已經是加上了重利還我了。

——彭丟思，我却絕不以爲還了你那一些錢就可以算清償了你。告訴我：上帝們可曾滿足了你的願望？你現在可曾享受到你所應當享受的一切的快活？關於你的家庭，你的幸運，你的健康，請都告訴我。

——我後來退隱到西西里，在那裏我是有地

產的，我在那裏種了麥賣到市場上去。我的長女，我最歡喜的彭蒂亞，在做了寡婦之後，便到我這裏來替我管理家事。多謝上帝，我還保存着精神上的力；我的記憶一點也沒有衰弱。不過老年總伴着苦痛和疾病的長長的扈從同來的。我被風病纏擾得非常苦痛。現在你會見我這時候，我正在到弗萊格雷安平原去找一種療治我的病痛的藥。從那個在夜間冒出火焰來的地上，發出硫磺的強烈的蒸氣，那東西，他們說能夠解除苦痛，又能使骨節舒暢。至少醫生担保是這樣的。

——願你親自感受到是這樣的，彭丟思！但是，雖則你有風病和牠的利害的苦痛，你竟沒有像我那樣的老態，雖然實際上你要比我長十年光景。你真還保留着比我從來所沒有的精力還多的精力，我看見你還是這樣地康健，真是高興。老朋友，你為什麼不到年紀就舍棄你的公職？你為什麼離開了預台的治理，到你的西西里的田園裏去作這個自願的放逐？請你告訴我，在我不看見你了的時候之後的你的行動。你那時在預備奠平一個沙馬

列人的反叛，當我動身到卞巴陀思去，想從養育驢馬上得到些好處的時侯。從那個時候之後我就沒有看見你。你那次的征討務利得怎樣？請告訴我。一切關於你的事在我都有興味的，

彭丟思·比拉丟思悲慘地搖着頭。

——一個天生的掛慮，他說，和那責任之心逼迫我不僅用勤奮，而且甚至還用熱愛，來盡我的公務的責任。可是怨恨是不停地追迫着我，陰謀和誹謗折斷了我的繁盛的生命，又枯乾了牠所應得的葉子。你問起我這沙列人的反叛。讓我們在這個小岡上坐下來。我要用幾句話來回答你。那樁事實此刻是很清楚地呈現在我面前，好像是發生在昨天似的，

“平民之間有一個人，一個說着感人的話的人，在敘利亞這種人是很多的，煽惑沙馬利人武裝着聚集在加善山上，那座山在那個地方是被當作聖地的，他答應在他們眼前發現出那些在歌房特爾和我們的祖先艾耐的右時候，一個名祖的英雄，或者不如說是 一個名叫摩西的部落的神，所隱藏

在那兒的聖瓶。在這個保證之下，沙馬利人便起來叛變了；但是，在還來得及預防他們的時候就得到了知照，我更派了幾枝步兵佔據了那座山，又命騎兵屯駐在那裏，防備他們過來。

“這些謹慎的調度是緊急的。那些叛徒們已經包圍了那座落在加善山下的諦拉達巴村了。我很容易地打散了他們，撲滅了這個還沒有完全形成的反叛。隨後，爲要用少數的犧牲者來做榜樣，我便將幾個叛變的首領處了刑。但是你知道，拉米亞，那省督理維德呂思要我凡事都聽他指揮，他統治着叙里亞並不是爲了羅馬，却是反對羅馬，以爲國家的省分可以像田一樣地給四分國長用的。那些沙馬里反叛的主動人跑去伏在他腳下哭訴着我。聽了他們的話，他們的思想中是絕對沒有違反凱撒的。我是一個挑撥者，他們之所以要圍聚在諦拉達巴的四周，就爲了反抗我的暴行。維德呂思聽了他們的訴苦，于是把預台的事情托給他的朋友馬爾賽呂思，他命我到皇帝面前去自辯。心裏漲滿了悲哀和怨恨，我便航海出發了。當我才上了意

大利的海岸的時候，譚倍核，倦于高年和國事，忽然在米賽納岬島崩了，那個岬的角我們在這裏可以望得見，伸長到夕暮的煙靄裏。我便到他的繼嗣者迦虞思面前去求公判，他是有着天生地活躍的才智，而且曉得敘利亞的事情的。但是，拉米亞，和我一同驚訝那個固執着要我失敗的定命的侮辱罷。迦虞思那時在大城裏在身邊留着那個比自己的眼睛還愛得深些的，他的同伴，他的兒時的朋友猶太人阿格里巴。且說，那個阿格里巴是寵愛着維德呂思的，因為維德呂思是那阿格里巴怨恨着的盎底巴思的仇人。皇上聽從了他的親愛的亞洲朋友，便甚至拒絕聽我的話了。我不得不容忍着這一個不應得的不幸的打擊。吞着我的眼淚，茹着苦味，我便退隱到我的西西里地產那兒去。在那裏，假如我的溫柔的彭蒂亞不來安慰她的父親，我早已憂苦而死了。我種植麥子，使牠長出全省最豐滿的麥穗來。我的生涯是完結了。未來將在維德呂思和我之間作一個判斷。

——彭丟思，拉米亞回答，我堅信你是依照你

的正直的性質和羅馬的利益來對付沙馬利人的。但是，在這樁事件上你可不是太依照了那永遠牽着你的急躁的勇氣嗎？你知道在預台，在那時候，我比你年少，我應當是比你氣盛的，但是，我却勸你仁慈些溫和些，那些事是時常有的。

——對猶太人溫和嗎？彭丟思·比拉丟思喊着。雖然你在他們中間生活過，你還不很認識那些人類的仇敵。全是些驕傲而卑賤的人，把一種可恥的懦怯聯合到一種不可克制的固執上，他們一樣地愛也愛厭了，恨也恨厭了。拉米亞，我的氣質是在神明的奧古斯特的格言上形成的。當我被委任作預台的太守的時候，羅馬和平的威權已籠罩住大地了。人們已不更看見，像在我們的內訌的時代似地，那些省督理以省中的錢囊來自肥。我知道我的責任。我是小心着只用智慧和節制。諸神可以為我作證：我是只固執在溫和中的。這些仁慈的思想對我有什麼用呢？拉米亞，你是看見我的，當我的治理的開始，第一次反叛爆烈出來了。可要我對你重說起那些情形嗎？賽沙雷的戍兵正要到

耶路撒冷去作冬防。軍國兵在他們的旌旗上繪着凱撒的肖像。這種樣子冒犯了那些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些人是絕對不懂得皇帝的神明的，似乎在他們是即使要服從，那麼服從上帝也並不比服從人更可敬一些。那個地方的教士們跑到我的衙門前來，用一種高傲的卑屈請求我叫他們把那個旗幟拿出那個神聖的城。我爲了對於凱撒的神明和國家的體面的尊敬起見，拒絕了他們。於是那些平民，和司祭們聯在一起，在將軍營四周發出恐嚇的懇願來。我吩咐兵士在叢多尼亞塔前把矛叉起了，像皂隸似地拿着小棍子前去驅散那蠢愚的羣衆。可是那些一點也不怕打的猶太人還向我懇願着，而那些最固執的，躺在地上，伸長了他們的鬚子，讓棍棒打死。拉米亞，那個時候你是親眼看見我的屈辱的。在維德呂思的命令之下，我不得不把旗幟送回賽沙雷去了。真的 這個恥辱是我所不應得的。在不朽的諸神面前，我發誓在我的治理時期中從沒有觸犯一次公理和法律過。可是我是老了。我的仇敵們和密告者們都已經死了。我要未報仇而

死。誰將擁護我的記憶呢？

他嘆息着默不作聲了。拉米亞回答：

——在渺茫的未來中最聰明是也不放恐懼也不放希望進去。人們將如何地想我們，於我們有什麼關係呢？我們的證人和評判者就只有我們自己。彭丟思·比拉丟思，在你的道德所帶來的憑證中担保你自己罷。用你自己的，和你的朋友們的尊敬來使你自滿罷。況且人們總不會只用溫和來統治人民的。那個哲學所推薦的人類的仁慈在公衆的人們的行爲上是佔不到什麼重要腳色的。

——把這個擱起罷，彭丟思說。那從弗萊格雷安平原吐出來的硫磺蒸氣，當從那邊被日光晒着的地上發出來時，是格外有力一點的。我須得趕快了。再會罷。可是，我既然重新找到了一個朋友，我要利用這個好運氣。愛呂思·拉米亞，請答應我明天到我家裏來晚餐吧。我的屋子是座落在海邊，在城的絕端，在米賽納那一邊。在那有一張畫着奧爾非在那些被他用琴聲蠱住了的獅虎間的畫的廡門邊，你可以很容易地辨識牠出來。

“明天見吧，拉米亞，他坐上昇床去時又說。明天我們再來談預台吧。”

第二天，在夜飯的時間，拉米亞便到彭丟思·比拉丟思的屋子裏去。只有兩張床榻伺候着賓客。一點也沒有虛文，但是很豐厚地供食，桌子上載着銀盤，盤中盛着蜜餞燕肉，燕雀，盧克蘭的牡蠣，西西里的八目鰻。彭丟思和拉米亞一邊吃着，一邊互相問訊着各人的，徵狀已顯出來得很長久了的疾病，又交互地談着別人告訴他們的各色各樣的藥方。隨後，互相滿意着能在拜曷相會，他們便爭相盛道着那個海岸的美麗和人們在那兒呼吸着的白天的溫柔。拉米亞讚美着那些戴着金飾，曳着在蠻族繡的長幕，在海灘上走着的娼女。可是那個老太守對於這爲了幾個無用的礦石和些人工織成的蛛網而把羅馬的錢輸漏到異族，甚至到皇朝的敵國去的這種奢華，是不勝浩歎的。接着他們便談到在國中所完成的大工程，談着那迦虞思所建立的橫跨布代奧勒和拜曷的巨大的橋，談着奧古斯特

爲要使海水通到阿凡爾納和慮克蘭湖來而開濬的那些運河。

——我也何嘗不如此啊，彭丟思嘆息着說，我也曾經想做些有利公衆的大工程過。當我接受到——真是我的不幸——預台的治理權的時候。我就規畫好一個二百斯達第翁長的水道的計畫，這樣可以把多量的純潔的水導到耶路撒冷去。水平線的高度，容水的容量，那些托着分水管的銅托的斜度，我是什麼都研究過了，而且，得到機械師的幫助，一切都由我決定了。我預備着一份規律給水上警察，以免別人妨礙水政。那些建築師和工人是都已經召集了。我吩咐他們開工。可是，始終不能滿意地看見那條水道建立起來，在牠的有力的弓形上，挾着健康和水一同來到城中，那些耶路撒冷人却喊出那乞哀的呼聲來了。大羣地聚集攏來，喊着瀆神和不敬，他們衝到工人們身上去，把基石都拋散了。拉米西，你會想得出更壞的野蠻人嗎？然而維德呂思却以他們爲然，于是我便接到那停工的命令。

——這是一個大問題，拉米亞說，就是要曉得我們應不應當不顧人們的願不願地爲他們謀幸福。

也沒有聽見他的話，彭丟思·比拉丟思繼續說下去：

——拒絕開一條水道，這是多麼地狂妄！可是從羅馬人那兒來的一切在猶太人都是可憎的。我們在他們看來是不潔的生物，而我們的一露面，在他們就是癩神了。你知道他們不敢走進衙門來，只恐怕要沾污了身子，而我是不得不在露天之下，在那個你常常經過的街石上辦公了。

“他們懼怕我們又輕視我們。然而羅馬可不是那像孩子一樣的，在牠的可敬的懷裏安息着微笑着的一切民族的母親和保護人嗎？我們的旗幟把和平和自由一直帶到宇宙的邊涯。在戰敗者中看見的只是友人，對於被征服的民族，我們遺留，並且確定他們的習慣和法律。奠定了那個從前羣雄割據的敘利亞，使牠細味那安息和幸運的時候，可不是只從朋貝屈伏了牠的時候起的嗎？而當羅

馬能夠將牠的金價的恩惠出賣的時候，牠可曾奪取那些蠻族的寺院所滿溢着的寶藏？牠可曾在貝西農特剝奪了神母，在莫里曼納和西利西剝奪了裘比德，在耶路撒冷剝奪了猶太人的上帝？盎底奧昔，巴爾米耳，阿巴美，雖然是那樣地富有，却平安着，而且已不更怕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了，他們爲羅馬的人傑和凱撒的神明建立起廟宇來。只有那些猶太人却恨我們，抗拒我們。他們的貢物是要強逼出來的，而他們又固執地拒絕軍隊服役。

—— 那些猶太人，拉米亞回答，是很捨不得他們的舊習慣的。他們無理由地疑心你要毀了他們的法律又變換了他們的風俗，我覺得是如此。彭丟思，請允許我說，你的行動老是不取消了他們的不幸的錯誤。你是不期而然地歡喜激動他們的不安，而且我常常看見你在他們面前露出那對於他們的信仰和他們的宗教儀式的輕蔑來。你特別使他們苦惱的是在盎多尼亞塔中派着兵看守那大主教的衣服和司祭的裝飾。我們必須要認識，沒有像我們那樣地對於神明的事物的了解，那些猶太人慶祝

着那可敬的祭日是爲了他們的先代。

彭丟思·比拉丟思聳着肩：

——他們對於諸神的天性，他說，絕對沒有一個確切的認識。他們崇拜裘比德，然而却不給他取名字，造圖像。他們甚至不像有幾個亞洲名族一樣地，在一塊石頭的形式下膜拜他。他們關於愛普隆，奈泊丟納，馬爾斯，伯呂東，以及任何女神一點也不知道。然而，我以爲他們從前是崇拜維娜絲的。因爲到現在那些婦女們還把鴿子獻到神壇前去作貢獻，而且，你和我一樣地知道的，那些在寺院拱門下的商人，是賣着一對對的這種鳥兒，供人作犧牲的。有一天，有人告訴我，有一個燥暴的狂人把這些貢獻品的販子和他們的籠子全打翻了。那些教士們前來告訴，視爲瀆神。我認爲這種用鴿子來作犧牲的習慣是從維娜絲來的。你爲什麼笑，拉米亞？

——我笑着，拉米亞說，一個不知道怎的跑到我腦裏來的古怪的思想。我夢想着有一天那個猶太人的裘比德很可能來到羅馬，在那兒對你尋仇。

怎的不呢？亞洲和非洲已經給了我們無數的神祇了。我們在羅馬看見建立起許多供奉伊西思和那吠着的阿鈕比思的神殿。我們在十字街頭，甚至在競技場中，碰到那載在一隻驢子上的敘利亞的和善女神。而且你不知道在詔倍核治下，一個少年武士扮作埃及人的生角的裘比德，在這個喬裝下竟得到一位顯著的貴婦的恩寵，她是那樣地有德，對於神祇是什麼也不拒絕的。彭丟思，擔心着一朝那猶太人的不可見的裘比德在奧斯底上岸罷！

聽了這一個上帝能夠從預台前來的思想，一個迅速的微笑飛上那嚴肅的太守的臉上來了。隨後他鄭重地回答：

——當在自己之間對於那個法教的見解還各有分歧的時候，那些猶太人如何會把他們的神聖的法教加到外邊的民族上來呢？分成二十個對敵的支派，拉米亞，你是看見過的，在公衆的場所手裏拿着各人自己的紙卷，互相咒罵着，互相拔着鬍子。你是看見過的，在寺院的平台，他們在一個為先知的狂熱所犧牲的不幸人的周圍，撕

破自己的、垢的長袍以表示哀傷。他們不知道人們是可以和平地，用一種清爽的心曠來辯論那神聖的，然而遮蒙了重重的幕，充滿了渺茫的事物。因為那不朽的諸神祇的天性是我們看不見的，而我們是不能認識牠的。我想信仰神祇的人是聰明的。但是那些猶太人却一點哲學也沒有，他們是受不下各種不同的意見的。反之，凡是宣說那和他們的法教相反的教道，在他們看來是應該處死刑的。可是自從羅馬的人傑做了他們的主人以來，他們的裁判處宣告的死刑判決，假如沒有省督理或是太守的批准是不能執行的，他們時時刻刻地催促着羅馬的官吏同意于他們的淒暗的捕拿；他們用他們的死的呼聲圍困着衙門。我看見他們一百次；成着羣，富的和窮的，都在他們的教士們周圍和解了，狂怒地圍着我的象牙椅，拉着我的袍邊，拉着我的鞋帶，要求我將一個不幸人處死，那個人我是不能鑑別出他的罪來，我只是承認他是和那些告發他的人一樣地瘋狂罷了。我這麼說，一百次！那是每天如此，每小時如此。然而我應得使人執行

他們的法律像執行我們的一樣，既然羅馬訓令我不要做他們的習慣的破壞者，却要做他們的習慣的維持者，而我要在他們上面做杖和笞。在起初的時候，我試想開化他們；我想把他們的不幸的犧牲者從刑戮中救拔出來。可是這種溫柔格外激怒他們了；他們像老鷹一樣地在我四周拍着翅，擊着啄，索取他們的獵品。他們的教士們上奏章給凱撒說我亂了他們的法教，而他們的依靠着維德呂思的請願，帶了一個嚴重的譴責給我。多少次啊，我是那樣地熱望着，像希臘人所說的一樣地，把那些被告者和裁判者一齊送給烏鴉去！

“拉米亞，你不要以為我對於那個在我身上戰勝了羅馬和和平的民族，懷着些微弱的讎怨和衰老的怒氣。可是我已預先見到那他們遲早要降伏我們的最後一刻了。不能統治他們，我們必須毀滅他們。請你絕對不要懷疑：老是不服從，在他們的激昂的心裏懷着那反叛，他們總有一天要使一個暴怒向我們爆發出來了，和那個暴怒比起來，那鈕米特人的憤怒和巴爾特人的恐嚇只不過是兒戲罷

了。他們在幽暗中培養着些狂妄的希望，又發狂地企圖着我們的滅亡。還會不這樣嗎！堅信着一個神示，他們是那樣地等待着一個他們同血族的王來統治世界。人們對於這個民族不能完全了解。應當使牠不存在。應當把耶路撒冷從頭至尾地毀滅了。或許就是像我這樣地年老，上帝也會使我有那看見牠的牆垣崩倒，火焰吞了牠的房屋，牠的居民爲利利劍所穿，人們將在有過寺院的地方撒着鹽的一日。而在那一天我會得到最後的公判了。

拉米亞勉力用一種更溫和的語氣把話風扯開去。

——彭丟思，他說，我可以毫不困難地解釋着你的老舊的反感和你的不吉的預感。當然的，那你從猶太人的性格上所認識的並不是屬於他們的好的一方面。可是我呢，我在耶路撒冷住過，爲了好奇，混在百姓之間，我能夠在那些人中發現一些對於你是隱藏着的晦暗的德行。我認識那些充滿了溫柔的猶太人，他們的單純的習俗和忠信的心使我回想起我們的詩人們對艾巴利的老人所歌詠的

話。而且你自己 彭丟思，你也看見過那些單純的人死在你的兵卒的杖下，也不說自己的名字，爲了一個他們自己以爲正當的理由而就死。像這樣的人我們是不應該輕蔑的。我所以如此的說，就因爲我們凡事都應當把持着中正和平的。可是我承認我對於那些猶太人是沒有起一個深切的同情過。反之，那些猶太女子，却很使我歡喜。那時我還年輕，那些敘利亞女子們把我投到一個官感的大煩惱中。她們的紅色的嘴唇，她們的水汪汪的又在幽暗中光耀着的眼睛，她們的長長的凝視，一直透到我骨髓裏。她們抹着粉又施着色，氤氳着甘松和沒藥的香味，浸漬在香料中，她們的肉體是一種希有而甘美的。

彭丟思不耐煩地駁着這些讚美詞。

——我不是一個會墜入那些猶太女子的網羅中去的人，他說，而且既然你引起我去說牠，拉米亞，我是從來也沒有感受到你的這種好色過。我從前之所以沒有十分和你談論你在羅馬引誘一個督理世家的女人我是以爲罪大惡極者，就因爲當時

你已深深地認錯了。在貴族中婚姻是神聖的；那是一個羅馬所依靠着的制度。至於女奴和異國女子呢，和她們發生關係是沒有什麼要緊的，只要身體上不因而弄得可恥地虛弱就是了。請你對我說，你是太委身於十字街頭的維娜絲了；而那我所最責備你的，拉米亞，就是你不依照法律結婚，又不像一切好公民所應做的一樣地，爲國家養孩子。

可是那個諱倍核的放逐人已不再聽那個年老的官吏談下去了。在乾了他那杯法萊爾納酒後，他向着個不可見的影像微笑着。

在一刻的沉寂之後，他又用一個很低的，又漸漸地高起來的聲音說着：

——她們舞得那樣的婀娜，那些敘利亞的女子！我認識過一個耶路撒冷的女子，她在一間陋屋裏，在一盞小小的發煙的燈的微光下，在一條劣質的毯子上，舉起了手臂擊着鏡鉢跳舞。那弓形的腰，那倒仰着好像被她的沉重的褐色的頭髮的重量所曳着的頭，那沈浸在佚樂中的眼睛。熱烈又憔悴，柔輒，她會使格來奧巴特爾都妒忌得臉兒發

青。我愛她的蠻舞，她的有些沙音的，但是却是那樣地溫柔的歌聲，她的香料的氣味，用和她永不分離的半睡。我到處跟着她。我混到那圍繞着她的兵士的，角鬥人的，收稅人的微賤的人羣裏去。她有一天不見了，於是我便不再看見她了。我在使人懷疑的小路中和酒家中尋找了她好久。沒有了她比沒有希臘酒喝還難過。在我失去了她幾個月之後，我偶然打聽到她已和一小羣的跟着一個加利利的青年妖術家的男女們連在一起了。他名叫耶蘇；他是拿撒勒人，而他是不知道爲了犯了什麼罪被釘十字架的。彭丟思，你還記得這個人嗎？

彭丟思·比拉丟思皺着眉毛，把手放在額上，好像個在記憶中搜尋着什麼的人一樣。隨後，在沉寂了一會之後：

——耶蘇？他喃喃地說，拿撒勒人耶蘇？我記不起了。

——施登存譯——

六日之夜

三晚以來人們常看見她在那兒。除爲了那她從來不缺的，但只和舞師或女伴舞着的跳舞以外，她老是獨自個的。當人們邀請她的時候，她辭絕了；我也正和別人一樣，雖然我是爲她而來，而她又知道的。這並不是爲她的乳白的背，她的黑玉的衫子，戰顫着的黑雨，無數的縞瑪瑙的珍飾，從這些珍飾間是可以辨出細長的，和耳邊鬚髮相接的眼睛來的；却可說是爲她的扁平的鼻子，她的突起的胸膛，她的洒過硫酸鹽的葡萄葉的美麗的猶太

風的顏色，她那個有些蹊蹺的孤獨癖而來的。而且她那每晚許多次的向盥洗室和電話處去的行動也很引起我的好奇心。

她的錢只化在喝酒上而不付總侍者。她從甘酒喝到烈酒。第三夜，在夜半到兩點鐘之間，是兩盃香檳酒，六盃茴香酒和一小瓶白蘭地酒。牙籤和青杏子還不算在裏邊。

她跑上電話處去；我跟在她後面。

“是萊阿。你的奶好嗎？進行着嗎？……沒有什麼叉刺嗎？他吃過了嗎？啊……？用哺乳器的嗎？”

在那狼藉着花瓣，紙煙頭，破碎的洋囡囡，古柯精，密會和合謝爾粉的沒有水的盥洗室裏，我們是格外互相認識些。她沒有憐惜心地在燈下對着鏡子臨鑑着自己，一直近到對鏡中她自己的嘴唇接吻。在她呵上去的呼吸的浮雲上，我描畫着我的心。她把一個肩聳了一下。

她穿着一件綉着銀色的中國的官員在一座寶塔的檻上商議的樣子的衫子。

——這些不出租的嗎？我問着，把我的手指一點着，在她的胸上的許許多多的寶塔的每個塔門邊。她像一個大寫字母似地挺起身來：

——“你爲什麼老是這樣？”

那個在一件外套上拭着手的盥洗室的侍女轉過身來爲我疏說，

——是的，你神氣倒像一位紳士，萊阿說。可是這是因爲我醉了，所以弄錯的，

半身倚在露台的欄上眺望過去，人們可以看見那些穿着海邊的衣服的黑人在空空的咀嚼着，在帶着一種神聖的瘧疾戰慄着。扭曲的銅澤蘭，鐵路的支線，燦照出賽納河的風景，那風景現在已不爲工廠所傷害，但是溢汜着詩；而在那裏又有畏寒的裸體在洗浴，身體和身體緊擠在旋迴跳舞場裏，那些舞人接踵着跳。廳中有肉汁的氣味，癩退蛋的氣味，腋下的氣味，和香水有‘天要來了’的氣味。

——你住在那兒？我對她說。我愛你。

——你在那兒開玩笑還是有意？

——照例兩者同時都有。

她，不可免地：

——我似乎從前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你？

——你是我的妹妹，我吻着她的衫子說，而且是少不了的。

我必須對她顯出厚臉皮的，可輕卑的，又沒脾氣的人的樣子。她擺脫着。

——你急什麼？

——不，可是我要做的，我都很快又很壞地去做，因為慢慢去做，我怕要做的渴望被很快地打斷了。

——快兩點鐘了，我應得收拾了。

——慢點。等你對我說了你為什麼時刻地不見了。你在賣牠嗎？（牠指古柯清——譯者注）

她張開了她的眼睛，像在盤子上的蛋一樣：

——不常，她回答，我並不要五年。

——那末？

——那是爲要得到我的朋友的消息，他是在工作着。

——你的朋友在做些什麼？

——他是選手……一個六日競走的選手……

“他連續跑六天。你從來沒有聽見別人講起伯諦馬底曷過嗎？你從那兒出來的？”

她做了一個手勢披上了九十八隻白兔子。

——我沒有叫我的馬車夫候我。給我喊住一輛 Taxi (一種計程付錢的街車——譯者註)。到格核奈勒去。

沿着彎曲的賽納河，里程計像一顆發狂的心一樣地跳動着。沿着 Cours-la-Reine 的散落着的桃紅的珍珠似的街燈，發燐光的溝口，她的乾咳，哀情的輪廓，我的過了 Champ-de-Mars 不再說曖昧語的自誓，載着青菜的貨車。

——我愛馬車，我說。我們應該弄到一輛馬車幾個月地生活在裏邊，一直到記熟了那燈，發條，讓輪橡皮。你要知道那于爾班納社的活動車簾是只放下半，當巴黎在煙霧後緘默着的時候和人們在做着使世界減少人口的事的時候，而碰到一匹不興奮的小牛似的馬是有味兒的。

格核奈勒 水在橋的輓下折屈着 爲戀人做的

欄干，紅色的燈火，爲商人做的欄干，綠色的燈火。
十四法郎二十五生丁。

我不安着。

——您住在巴黎嗎？

——笨傢伙，她說。誰對你說我住在那兒？我要到冬期自由車競爭場去，看兩點鐘的貴金競技。

※

一條地道通到觀覽席。‘拉·伯拉思·格里希’的地氈被風所吹起了。半路中，在我們頭頂上有一陣雷震，木板呻吟着。隨後木造的競技場，和牠的與分成許多光輝的圓錐形的組段的霧相連的玻璃頂蓋，現在發現了。在塗珞瑯的小傘下，許多弧光燈在競技場中巡迴着；萊阿踮在腳尖上，尊嚴地。

——你看：黃色的和黑色的……‘蜂組’……么牌隊。現在跑的是房·丹·霍文了。他們就要喚醒伯諦馬底曷來得兩點鐘獎金。

細長的口笛聲切斷了長天。隨後有四千個吶喊聲，那些從喉嚨深處發出來的巴黎人的吶喊。

那奧洲選手想衝上前去。他們開始竭力而行了。在那廣告牌的上面，我看見人們的描畫着的臉兒，熱烈的眼睛。音樂隊奏樂了。拉特易歌唱着。人們把“快點，阿哥！”合唱着，這個使人興奮。十六個競爭者每隔二十秒經過一次，一個也不落後，成着一個密厚的羣。

與賽人秤重處是在自由車比賽場的底裏。在兩端上，轉折處是像牆壁一樣的直立着，使競爭者在他們突進中一直衝到轉折處的。

“最純粹的揮發油”

那些文字上。報告牌活動起來了。數目字降下去。別個數目字昇起來了。

——第四夜。第八十小時。二千三百基羅六百五十米突。

——噲，你看他，你看我的人上車了，萊阿說。

只有伯諦馬底曷一個人還在轉着，擺着身體，頭髮是捲着的，項頸是髒的，眼睛是和貓一樣的虛偽的。

——真是個好傢伙，第四夜還是這個樣子，我的心肝。

那個塗鏢的傳單筒報告着一百法郎的兩個賞金。手槍開出這獎金的出發信號。

——我們上前去罷，現在更上勁了。啊，他已經看見了我們。

他看見我了。我攜着萊阿的手。我們交換了一次男子對男子的憎恨的目光。

還伸長成一個螺旋形，聲音是愈轉愈短了，出發鐘一打，便像一個投出來的球一樣，而那十六個男子便過去了，被彎曲的轉彎處拋擲到直線上去。

——萊阿，我喃喃地說，我願我們像那個老清教徒阿格里巴·陀皮涅所說的‘幸福地睡着’。你早晨喫些什麼？

羣衆的呼喊聲是非人性的。

——你這個傻子，她回答。當我的人正在那兒在打圈子的時候，我們倒作樂起來；我似乎覺得我會是一個病，一個槓杆的錘，爛泥，假如我在這六天和六夜之間除了他以外還想別的事情。

在終點，他們撲到那獎金上去，像鯉魚撲到麵包片上去一樣，那密生着汗毛的意大利人，那巨大的瑞士人，凹凸頭的高爾斯人，和雜在金髮的弗朗特人間的黑人。

——完了：奧洲選手得勝了。賊！伯諦馬底曷已被圍住了，萊可說。他要從車上打來了，我們去看他罷，那愛人。

競爭者的住所一直伸長到競技場的盡頭，到那小小的與賽人稱重處。每個人安排着一間木造的小屋，外面遮着一張幕，裏面是一張行軍床。在一塊牌上，人們看見這幾個字：

思丹特·凡洛克思 伯諦馬底曷——房· 丹·霍文組

一張探照燈一直照到小屋的底裏，使得羣衆可以把選手的一舉一動都看得出來，甚至在休息時。那

些穿着醫院的白手術衣的服侍的人，來來往往地走着，帶着盥盆的響聲，在洋油和脂肪的污點之間，用雞蛋和樟腦在花園椅上調合着塗擦劑。折毀的刺輪，樹膠的圓片，浸在盥盆中的黑色的棉花。伯諦馬底曷是朝天躺着，手放在項下，把生着毛的，有粗的血管的腿伸給按摩人。那個人把腿輕拍着，把牠們弄得像布一樣地軟。

——皮班頓，你答應我吻他罷，萊阿對理事說。

伯諦馬底曷張開了一隻眼睛。

——我沒有什麼，他惱怒地說，把她推開去。讓他去做他的事罷。

——沒有剃鬚子嗎，你這個無賴？

——讓我安靜一會兒吧。

沉默來了。那競爭者沿着線走過，擦着我們，而影子落在天幕上。那些裸着的腿像機械一樣地轉動着。房·丹·霍文在經過時向我們高喊：

——明天晚上努力點吧！

我和伯諦馬底曷相見了，可是他到此時竟有不我在眼前的樣子。他喃喃自語着。人們時常請

他起來去爭那個娼妓樣的獎金。而且還只有一百個法郎 貧乏的看客！那些帶着他們的雌雞來的空心大老官們，不爲了來勾引別人的女人已經是很好了。

他的股腿現在是一個溼淋淋的象牙了。

——伯諦馬底曷，快起來！羣衆從伯姚羣獅的上面嚴酷地喊着。他做着手勢，表示夠了的意思。

一些骯髒的機械職工，長着五天的鬍子，穿着柿色的襯衣，在把塗松香的細繩縛在自由車把手上，把輪子放在一起試驗，旋緊了螺細釘。

伯諦馬底曷還是在生氣。

——肚子，你決意要幾時來弄我的肚子呀？

那按摩人解了短褲的橡皮帶；在肚臍下面寫着：‘亞爾西利步兵第四聯隊第一戰隊’和那標銘‘盡力爲之’；他用他的手掌平平地在腸上按摩着。

——用滑石塗在我屁股上。

那些他們的同組的人剛輪替了的人們，下了車去睡兩個鐘頭。理事們握住了扶手和坐墊止住了他們，解了那縛在踏腳上的皮帶，小心地把這些

離馬似的他們扶到床上去。

隨後一切暫頓起來等夜間了。縱使那喧聲響着，那些競爭者還在打着鼾。另外一些人們，走出了蓋被，像在營房裏一樣地，從這張床到那張床地玩弄着。人們聽見洩氣筒的聲音，接着是安全瓣放出來的被壓榨的空氣的聲音。

像一個死屍一樣地，伯諦馬底曷老是朝天躺着，那裝飾着四方的指甲和鉛質的大指環的手指，交叉在胸上。萊阿坐在他腳邊，拿胭脂塗在頰上。我走了開去。

在小屋後面，我聽見伯諦馬底曷說：

——我不是禁止你在比賽的時間內踏進“馬克金酒場”嗎？

萊阿解釋說她的神經是很緊張，使她不能守在家裏。她不能睡過去。她只想着他，只想着他美麗的堅強的腿股，只想着他的黑色的鬚髮，卓別靈式的鬍子，顎骨，那凝看着那牽車人的自由車的後輪的眼睛的可愛的臉兒，只想着他的用貝鈕扣在領上的石榴色的運動毛衫。他可是初次感到嗎？

去年在他在美迭生方場比賽的時候，她可不會一天到晚在電報局裏生活着嗎？

那些競爭者，被那一百零五小時的勞動和二千八百七十二基羅五百八十米突所壓潰了，在帶鐵丸的銀聲中轉成了印地安人行列。一個黑人走在前面。有幾個是戴着眼鏡。往往其中有一個觸傷了或是一條鐵鏈脫落了。有人急促地喚醒了他的睡着的同伴，有人設法用力把他騎上坐墊去；他朦朧地追附到無數的競爭者那兒去。在夜盡時競爭每變成單調了，在那兒，除了那一個昏過去的機會以外，沒有一個人想要“走開”的。一個十噸的沉默降了下來。

萊阿在觀覽席和我相會。

——你走開罷。不然，他不能睡過去。他時時刻刻守望着我們，假如他知道我和別人在一起而他不能脫身出來，他一定要發狂了。疲倦一重重地加上去，他的神經要越弄越緊張了。

‘他並不恨你，他甚至還覺得你很溫柔，有味兒。她繼續說，他是恨我。他不願意我到‘馬克金酒

場'去,也不願意我跳舞 他是一個嚴厲的人。

因此我知道伯諦馬底曷只准她到'Excelsior', 競爭人的麥酒店去拿信和見客 在那兒,從朋友們和侍者們那兒他總可以知道一切。

我答應給她一個不意的歡樂,一件禮物也是徒然的,真倒楣,我不能使萊阿決意到我家裏去。我所得到的只就是明天在喝開胃品時去訪她,我需要她。她描出美麗的肥的曲線,而她的粗澀的聲音,一種蠱惑,使我心醉。她那香油塗過的,用香水洗過的嬌柔的皮膚,那樣多的珠寶,珍貴的餚饌,顏色,藥品,柔情,都是隨那像通動機一樣的,現在珍貴地捲在毛布中休息着的多毛而強有力的腿股擺佈的。這是個整個的不合理的,然而亦是自然的戲,在這戲中,我以第三者的資格進去,牠使我驚訝,使我發怒,然而同時只有牠給我那忍受這個苦痛的時間,在那個時間中,那些夜間的放蕩者是自己覺得不得不承認戰敗的。

※ ※ ※

落日、石榴水。時間是像地瀝青一樣地平滑。縱使那苦酒的烈味，一個和平總降下來。我在“保爾特—馬役麥酒店”裏等待着萊阿。她僱了馬車從蒙馬爾特爾，穿着一件水獺皮外套，向酒店前來。

——這個使我回想起我的青春，當我認識伯諦馬底曷的時候。我以前在阿加西阿街租着一間房子。

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她比賽的消息。

——有些疲倦了，她說。腰上作痛。還有疝，可是別一組的首領也是這樣。澳洲選手筋疲力盡了。關節液流出來。他沒有法子了。人們整個上午苦苦地支持着，環行着，有什麼！

——那麼房·丹·霍文呢？

——老是轉着，像一個野蠻人。可是頭腦和意識，你要知道，他是沒有了。皮班頓和伯諦馬底曷在那兒要決戰一下。

我覺得我的重新找到萊阿的歡樂已並不是沒有混雜的了。我愛他的平民的女人的手，她的五十法郎的紙幣的顏色的眼皮，……用顆被力所魔

法地打開的荒蕪的心，可是我不能忘了那在繼續着的圓轉的爭鬪。

那些排列在步道邊的顧客的摩托車，用盡了奇異的式樣。牠們是大礮，快艇，浴盆，飛艇。有的是匆促地蓋着一個香檳酒的空箱。牠們的主人是那些那。美麗的修飾的青年人，他們是幾小時地在 Champs Ely ees 的一間有一株櫻樹，一塊小毛氈和一匪鍍銀 框子的陳列室的玻璃後面佇待着的。這個使我回想起那些在盎思帶爾當的妓女區的，在玻璃窗後面的女子。

在棹子間，待者們飛翔着，在每個手指間拿着一杯黑色的開胃飲料。穿着罩衫的機械工人，周身轉着車輪的外箍的乘自由車的人，從居尼出來的拳師。每個人用各 的本行的手勢和朋友招呼。懇切地，那些班唐雞從鈎在肋骨上的鈎子上解下來，四分之三都丟在腿上。

萊阿是永遠地美麗的，反抗的。只有那一個我特別去買來的，黃色和黑色，蜂粗的顏色的頭帶感動了她。她帶着一頂白色的大氈帽，插着一支鸞

羽，帶着那使人想起‘遠西’和看着鏡子向肩後開槍的女子。我把這個對她說了。我還對他說我不是一個像以‘盡力爲之’做標銘的伯諦馬底曷那樣的一種人，對她說我一連六日六夜的什麼事都不要做，對她說醫生禁止我洗冷水浴，對她說在我一生中我老是可怕地做着‘應做的事’，對她說我的心是一個和我完全沒有關係的東西，對她說那些瘦小的有鬚髮的女子也有她們的媚力。

可巧相反，聽了我熟識意大利的湖水，Tipperary的作者，和我有體飛將軍的手跡，她是驚感了。我甚至誇說在我的畫室裏我有一個阿拉伯酋長的天幕的原樣的複製，和能爲她在提琴上奏出達爾諦尼(意大利的提琴家和音樂理論家。——譯者。)的‘魔鬼曲’。

她看着我：

——那你可以說不是和一般的人一樣了。

——謝謝你，萊阿。只有那些婦人對你們說起這些事情。然而尤其是對於她們，一個人是應得和一般的人一樣的。

附近的摩托車練習所衝出一種惡臭的氣味來。人們聽見在遠處有一團狩獵的人在城壁下經過，而那如此地幽鬱的角聲在那像一隻泊在一個破產的造船廠裏的大商船的船身一樣的，盧納公園的遠景下響着。

* * *

我須得承認當晚在空想的一個白天後到自由車競賽場的時候是有些不快，那兒我爲競爭而去的份子並不比爲萊阿而去的份子少些。在揭示處什麼也沒有改變。可是立刻起了一個動搖。那六個競爭者成着一根彩帶似地轉着，在那兒混雜着綠色，黃色，白色，橙色。他們，在記着他們的行程的鐘聲中，用柔輦的踏腳弄損了被車輪所磨光的地板。

伯諦馬底曷是騎在坐墊上；他看見了我，用他的左眼皮向我做出一個友誼的微笑；在第一百三十一小時，近三千四百二十一基羅米突的時候是有一個衝到頭上去的蓄意。樑杆在那些在喫飯的時候驚起來的，嘴裏還滿含着食物的羣衆的擁擠

之下呻吟着。

那個黑人，把鼻子貼在把手上，像一支箭似地出發了，走了半圈佔在前頭了。喧鬧起來了。那些跌痛的人，那些腰痛的人，那些輪子破了的人，是輪流地落後，立刻又趕上去。由伯諦馬底葛的引帶，那些競爭者在那已疲倦起來，轉過頭去的黑人後面衝上去；那黑人的同組人已睡着了不來，羣衆喊着牠來幫助。

——孩子，鏟子底，騎上去！

一個侍者從二層樓上掉下一個啤酒杯來。全場在高喊聲，尖銳聲，叫子聲中戰慄着，一直到那個黑人把兩手加在把手上，伏身前進，表示他已經夠了的時候為止。

那時我便到競爭者的厝處去。

伯諦馬底葛開始盡量地進食了。他已洗過了臉，修過了鬍子，真是一個裹在羊毛浴衣裏的好看的孩子，他手裏拿着一根肋骨在咬着。萊阿坐在床邊，看着他咀嚼，她的眼光是濕潤而柔順的。他送了一杯香檳酒，和放在溶液盒裏的打過的雞蛋清

給我。

我很矜傲地認識了這個選手，秩序單上所說的‘自由車界的能手’。我現在感到了他的柔軔的腿和沒有傷痕的膝的驕傲。我向他表示我的同情，又鼓勵他。

——我領着這羣獵犬，他簡單地解釋。那個黑人這個樣子是一定不久就要破心的。狩獵所重的是大家協力。

伯諦馬底曷所最使我驚異的是他的平靜，在追逐以後幾分鐘，資產階級式地安然地進食，四周圍着勤勉的看護者，他的所愛的女人，沒在坐墊裏，背後是藤花的屏風，這屏風襯托出他是在家裏的樣子來。

萊阿多情地握着他的一隻指頭，一句話也不說。我一樣地愛着他們兩個。我把這話對他們說了。

我們碰杯子喝酒。萊阿誦着這個祝辭：

敬祝我們健康，牠是我們大家所愛的，

而且牠在我們是那樣地有用的，
因為有了健康人們可以有錢，
有了錢人們可以買砂糖，
有了砂糖人們可以捉蒼蠅。

伯譚馬底曷向我說明他的幸福：

——她真可愛！而且還是——一個好女孩子。在必要時，她預備着小盤子，濕布，和一切別的東西。還預備一個吹着喇叭又熟識一切的香菌的按月付錢的馬車夫。她富於教育和談話，使社會上的人都歡笑。在我們自己之間呢，那有像地圖上的河流一樣的脈絡的肌膚，一頭一直長到腳根邊的頭髮（不是那現在的婦女們所有的三把頭髮，而那頭髮又不使細梳子喫力的），那樣的乳房啊，一塊真正的冷藏肉；還有那春宮秘戲的色香；喫過東西後洗着牙齒，用——特別的鉗子鉗着龍鬚菜，而且從來不圍胸襪。

——你會知道的，他說，當你深切地認識了她的時候。

樂隊奏着一曲像俄羅斯的羣山一樣有低高的‘波思東舞曲’。人們從美妙的山峯投到覆奏的憔悴的谷中去。一些類下搽粉的喜劇俳優在演完戲後來到了。他們要想跳舞，可是羣衆當他們矯作的人，浮誇的人，寄生蟲看待。

我離開了那個高談闊論着，娛着羣衆，說要在小屋裏和萊阿睡覺的伯諦馬底島。

我不得不答應明天再來看決賽和度夜了。

第六夜，第一百二十八小時，三千三百六十二基羅五百七十米突。同樣的單調的光景。疲了，那些栗鼠在轉着圈子的時候睡着，有一個人撞在一個輪子上跌倒了，連累了後來的好些人。人們聽見英國話的喊聲，土耳其話的咒罵，有時是表示又有了一個落伍者的呼喊聲；隨後又開始轉圈子了。

夜已深了。夜間的競力已結束了。那些選手轉着，手反向着，使手腕可以休息，頭上裹着過山用

的帽子以防夜寒侵入。

伯諦馬底昂在他的籠中休息着。房·丹·霍文在做着他的夜間的幽暗的事業，把那行將開始的最後幾小時的光彩的工程贖給他的同僚。我爲那皮班頓幫着忙，他的臉兒已被疲乏所改了樣子，好像是在一個匙卜一樣。露着襯衫袖子，我們把一根羊腸絃放到一個水桶的底裏去，測驗有沒有漏洞。我正在做這事時，萊阿來了。我是那樣地忙碌着，竟不大和也說話。她怨語起來。我聳着肩。

許多的看客都在那兒過夜。一些孩子躺在桃色的或是黃色的運動新聞紙上睡着了。陸軍士官學校的傳令兵，大人家的汽車夫，未到工廠以前的莫里諾工廠的工人，沒有到辦事所去以前的職員，穿孝的外省的夫婦，都打着呵欠，玩着紙牌，開着酒瓶以免睡去。

——育葉納，有個人說，把香水霧噴器拿給我。

我們裹在被裏，頭放在枕上，相倚傍着等待天

明。萊阿握住我的手。

——多麼細的骨頭！我覺得我將爲你而煩惱了，她這樣說着，好像在那些流行的不真實的歌詞中的話一樣。她的聲音是溫柔而有味的。你正和運動能手相反。倒不如說你是一個教士或是一個喜劇歌人像一些。你一句話也不談，但是你却允滿了生命。而且我從前老是夢着和一個不很健康的男子發生關係。例如一個青年藝術家，穿着翻領的襯衣，有深藍的脈絡和尖尖的細鬚的……我是你的。

——什麼都不能使我再快樂的，昨天還是這樣，我愛撫着她回答。而且明天許也這樣。可是今天我整個的心是在這兒了：我屈服在單單一個思想下，就是伯諦馬底曷的勝利。我不屬於我自己；你也和我一樣。我們已變成自由車競爭場的一部分，競爭的一瞬間，勝利的等待。再過幾小時，你想想那照相機的撥動，想想那羣衆，想想那新聞的號外，想想那個飄着旗幟來住着國會議員的大宴會。這些我們都可以在我們的勝利者那兒分擔到一

些。

——我親愛的，萊阿苦惱地說，你有一個美的靈魂，那真好。那真有味兒，我格外愛你了。

失望揉曲着她的嘴唇。

她以後便不說什麼了。她閉了眼睛。隨後我聽到她說，可是在夢裏：

——我不知道伯諦馬底曷聽到這話要怎樣……

……

在我們的右邊，在 Eternol 漆的廣告上面，在玻璃窗的上面，一道荒涼的曙色現出來了，受着機械的比牙琴的敬禮。我唱着：

在曙色和牠的微薄的旗幟中，
嘎聲的雄雞交呼着；
桃色的背誓，被棄的花枝，
我的愛情奇異地消滅，當你睡眠時。

——耶芳譯——

細 繩

在高代爾維勒周圍一切的路上，鄉人和他們的妻子都向着村裏走去；因為那天是市集的日子。男的踏着安閑的步子走着，在他們的爲了勞苦的工作，爲了扛着那使左肩高起來同時又使身裁彎曲的犁，爲了那要膝踝分道纔站得穩的刈麥，爲了一切農家的遲緩而辛勞的操作而變了原形的，彎曲的長腿的每一個動作中，全個身體是俯向前面的。他們的上漿的，像漆過一樣地發光的，在領上和腕上裝飾着一塊白線縫出來的小畫的，在他們

的多骨的半身周圍膨起着的藍色的粗布短衣，好像是一個正要飛昇的氣球，從那兒露出一個頭，兩隻手和兩隻腳來。

有的用繩子牽着一頭母牛，一頭小牛。而他們的妻子，走在牲口的後面，用一枝還留着葉子的樹條打着牠的腰部，使牠走得快些。她們在臂上挽着大筐子，從筐子裏，這邊露出幾個小鷄的頭，那邊露出幾個鴨子的頭。而她們用一種比她們的丈夫更短更有勁的步子走着，她們的枯瘦的身材，挺直地包在那一塊用針扣在她們的扁平的胸上的，狹小的肩布裏，頭裏在一塊密貼着頭髮的白蔴布中，上面覆着一頂帽子。

隨後一輛長橇馬車，在一匹小馬的不整齊的快步中走過，奇怪地搖着那並排坐着的兩個男子和一個在車底裏的婦人，那婦人扶住了車邊，這樣可以減輕了那劇烈的震動。

在高代爾維勒的廣場上，是一大羣集，一個人類和畜類混雜着的羣衆。牛的角色，有錢的鄉人的拖着長毛的高冠和鄉婦的頭飾，矗起在人羣上面。而

那刺耳的，尖銳的，高響的聲音，造成了一個繼續不停的，廣野的喧囂，這種喧囂時常被一個快樂的鄉人從強有力的胸膛中發出來的一個大笑聲，或是被一頭繫在一所屋子的牆邊的母牛的長鳴聲所統治着。

一切這些都有牲口房的氣味，牛乳和糞料的氣味，稻草和汗的氣味，蒸發出那觸鼻的，難聞的，人的和獸的，尤其是那些種田人的臭味。

勃亥奧代的奧昔高爾納司務，剛剛來到高代爾維勒，他正在向廣場走去時，忽然在地上看見有一段細繩，那個窮儉得像一個真正的腦門豆人一樣的奧昔高爾納司務，以為拾着隨便什麼可以用的東西都是好的；於是他困苦地彎下身去，因為他正害着筋骨痛病。他從地上拾起了那根細小的繩子，當他正在把牠小心地捲起來的時候，他忽然看見那個馬具匠馬朗丹司務正坐在門檻上看着。他們從前為了一個馬絡發生過意見，現在他們兩個還互相恨着，氣還沒有消。奧昔高爾納司務被他的仇人這樣地看見他在爛泥裏找着一段細繩，覺得

十分羞恥。他忽忽地把他所找到的東西藏在粗布短衣裏，隨後又把他藏在褲子袋裏；隨後他又裝作找東西似地在地上空找了半天，於是他便向市集走去了，頭伸在前面，身子爲苦痛所曲成兩段。

他立刻便在那嘈雜而蠢動的，被那不停的還價的聲音所撼動着的人羣中消失了。那些鄉下人摸索着母牛，走了開去，又躊躇地回了轉來，老是怕上當，不敢決定，偷看着賣主的眼色，不停地想發現人的詭計和牲口的缺點。

婦人們把牠們的大筐子放在腳邊，把那些脚已被細着的，眼睛發定的，生着紅冠的家禽從筐子裏取出來，攤在地上。

她們聽着別人的出價，現在是牠們的討價了，驚慌的神氣，板着的臉兒，或者是突然地肯依別人的讓價了，向那慢慢地走遠去的買主喊着：

“算了，盎底麥老班。我賣給你。”

隨後，廣場上人漸漸地稀少了，禱告鐘報着午時，那些住得很遠的人們便滿佈在小客店裏。

在尤爾單客店裏，大廳上滿是喫飯的人，就是

那廣大的院子裏也放滿了各色各樣的車子，兩輪送貨車，輕馬車，長橈馬車，鐵爾白雷馬車，指不出名字來的有蓬馬車，都被泥濘所染黃了，失了原樣，綴補過，車槓像兩隻手臂似地向天舉起，或者是鼻子貼地，尾部臨空。

那個充滿了明亮的火焰的極大的火爐，背着那些就席的食客，把一種猛烈的熱度投到右排的人的背脊裏去。三個炙串轉動着，載着小鷄，鴿子和羊腿；而且一種燻炙的肉和在炙熟了的皮上的油質的甘美的香味，從爐邊飛了出來，燃旺了歡快，引出了澆水。

一切有錢的農人都在那兒喫飯，在尤爾草司務——客店主人又是馬販子，一個有錢的壞蛋——的店裏。

盤子遞過去，立刻便像黃蘋果酒壺一樣地空了。每個人講着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買賣，他們訊問着收成的消息。那時候的天氣在草料是適宜的，可是在麥子却嫌潮濕一點。

忽然在屋子前面院子裏打起鼓來了。除了幾

個不好管事的人，大家立刻都站了起來，他們跑到門邊去，窗邊去，嘴裏滿含着食物，手裏拿着飯巾。

那個公家的傳喊者在打完了鼓之後，便用一種斷續的聲音喊着，在不應當停頓的地方也把句子停頓着：

“高爾德維勒的居民，和一切——到市集上去的人們聽着，有人今天早上在勃賽維勒路上，在——九點鐘十點鐘之間，失去了一個黑皮的皮包，內有五百個法郎和些商務文件。拾得者望立即送到——市公署裏去，或送到馬納維勒的福爾丟奈·烏爾勃亥格老班那兒去。有二十法郎的報酬。”

隨後那個人走開去了。人們還聽見一次在遠處的沉著的鼓聲和那傳喊者的微弱下去的聲音。

於是人們便開始談着這樁事件了，歷舉着烏爾勃亥格老班的找到或是找不到他的皮包的種種機會。

飯喫完了。

人們在喝完他們的咖啡的時候，警長忽然在

門口出現了。

他問道：

“勃亥奧代的奧昔高爾納司務在這兒嗎？”

那個坐在桌子的那一端的奧昔高爾納司務回答道：

“我在這兒。”

於是那個警長繼續說：

“奧昔高爾納司務，你可肯和我一同到市公署裏去嗎？市長先生要和你談幾句話。”

那個鄉下人，喫驚又擔心，把他的一小杯咖啡一口氣吞了下去，站了起來，而且格外比早上彎曲得利害（因為在每一次休息之後的重新走路是特別困難的），他出發了，口中還不停地說着：

“我在這兒，我在這兒。”

於是他跟着警長走去。

市長是坐在一張圈椅上等着他。他是一個本地的公證官，一個肥大，嚴肅，說話有威儀的人。

“奧昔高爾納司務，他說，今天早上，有人看見你在勃賽維勒路上，拾了那個馬納維勒的烏爾勃

亥格老班的失掉的皮包。”

那個鄉下人驚惶失措着，呆望着市長，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地，已被那個壓在他身上的嫌疑所恐怖着了。

“我，我，我拾了那個皮包？”

——是的，正是你。

——我發誓，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

——有人看見你的。

——有人看見我，我？誰看見我？

——馬朗丹先生那個馬具匠。”

那時那個老頭兒想起來了，明白了，臉兒怒得發紅：

“啊！他看見我，這個無賴！他看見我拾了這段細繩子，你看，市長先生。”

於是，翻着他的袋底，他拉出了那根細繩子來。

可是那個市長不相信，搖着他的頭。

“奧昔高爾納司務，你不能使我相信那個誠實的馬朗丹先生會把這根繩子看作皮包的。”

那個鄉下人，發着怒，舉起了手，在旁邊吐了一口痰來保證他的名譽，說道：

“然而這是上帝的真實，那神聖的真實，市長先生。我再說一遍，憑我的靈魂和我的幸福。”

市長繼續說：

“在拾了那個東西之後，你甚至還在泥濘裏找了半天，怕還有零錢漏在地上。”

那個好人憤怒着，恐怖着，氣都喘不過來。

“假如別人可以說！……假如別人可以說……像這種樣子的謊話來陷害一個好人！假如別人可以說！……”

他伸辯是徒然的，別人不相信他。

他們叫了馬朗丹先生來和他對證了，那人總是反覆地說着又堅執着自己的話。他們互相咒罵了一小時。奧昔高爾納請求他們搜查他的身上。他們在他身上什麼也找不到。

最後那個市長覺得十分爲難，便放他走了，預先告訴他說他將去報告警察官，請求發落。

這個消息傳開去了。那個老頭兒一走出市公

署，就有許多人圍住了他，用一種嚴肅的或是嘲弄的好奇心問着他，但是那種好奇心中是一點抱不平的怒氣都沒有的。他便開起講着那細繩的故事。別人不相信他。別人笑着。

他走着，被大家所攔住，又攔住了他所相識的人，又不停地開始講他的故事和他的抗辯，把他的袋子翻轉來給別人看，證明他是什麼也沒有。

別人對他說：

“老滑頭，走你的！”

於是他發氣了，忿激着，燒着怒火，爲了不受人相信而苦痛着，不知如何纔好，老是講着他的故事。

夜來了。應當回去了。他和三個鄰人一同上路，把他拾那根細繩的地方指給他們看；而且一路上不停地講着他的遭遇。

晚上，他在勃亥奧代村中走了一圈，這樣可以把那件事講給大家聽。他所碰到的都是不相信他的人。

他因此生了一夜的病。

第二天，在午後一點鐘的光景，那個伊莫維勒的種田人勃核東老班的長工馬盧思·波梅勒，那個皮包和皮包裹的東西送還馬納維勒的烏爾勃亥格老班，

那個人自己說他的確在路上拾到了那個東西；可是，因為不識字，他便將牠帶了回去，交給他的東家。

這個新聞傳到隣近的地方了。有人把這事報告給奧昔高爾納司務。他立刻到四處去跑了一圈，講述着他的那個有了結局的故事。他勝利了。

“使我不快意的，他說，倒不是那件事情，你們要懂得；却是那個謊話。那為了一句謊話而被人詆毀是最痛心不過的。”

他一天到晚地講着他的遭遇，他在路上對着過路的人們講着，在酒店裏對喝酒的人講着，在下一個禮拜出了教堂的時候講着。他攔住了不認識的人們把那事對他們講着。現在也是安適了，然而有些東西困着他，他自己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聽他講着的時候人們總帶着戲謔的神氣。人們好

像是不信服。他似乎覺得在背後聽見了些閒話。

下個星期的星期二，他便到高代爾維勒去，只是爲了講述他的情壞的衝動。

馬朗丹站在門口，看見他走過便大笑起來：爲什麼呢？

他走到一個從克易格篤來的農夫身邊去和他說，那人不讓他說完，在他的肚子上拍了一下，當着他的臉喊道：“大滑頭，走你的罷！”隨身他轉身就走了。

奧普高爾納司務話都說不出來，呆站着，漸漸地不安了。爲什麼別人叫他“大滑頭”呢？

當他在尤爾丹客店的吃飯的時候，他又開始講他的事情了。

一個從蒙底維易艾來的馬販子向他喊着：

“不用說了，不用說了，老狐狸，我知道的，你的細繩！”

奧普高爾納格格地說：

既然別人已找到了那個皮包了！”

可是那人又說：

“閉嘴罷，我的老人家，一個人拾到了，一個人送回去。沒有人看見又沒有人知道，我弄你不明白。”

那個鄉下人氣也喘不過來了。最後他懂了。別人冤枉他是叫一個同伙，一個同謀謀把皮包送回去的。

他想要伸辯 全桌的人都笑了起來。

他不能吃完他的飯，便在讕笑之中走了。

他又羞又惱，他回到家裏，被怒氣和苦惱所扼窒着，而且最使他垂頭喪氣的是用他那樣的腦門豆人的奸猾，他的確是做得出那別人冤枉的事，而且還會自誇着他使的好計策的。他混亂地似乎覺得他的無辜是無法證明的，他的狡計已經是大家知道了。他自己覺得已被嫌疑的冤屈打在心頭了。

於是他又開始講他的遭遇了，每天把他的故事拖長些，每次加上新的理由，最有力的伸辯，最莊嚴的宣誓，這些都是他想出來的，在他的孤獨的時間預備着，心智完全放在那個細繩的故事上。他

的辯護越是複雜，辯論越是高超，別人越是不相信他。

“這些是說謊的人的理由，”人們在他背後說。他覺得了，消耗了自己的血，徒然地努力着，弄得精疲力盡了。

他眼看着萎靡下去了。

那些好戲弄的人現在叫他講着“細繩”來取樂了，正如人們叫一個上過陣的兵講他的打仗一樣。他的心力，被打擊到了底裏，便微弱了下去。

在十二月月梢，他躺在床上了。

他在正月初死了，而在他臨死發昏的時候，他還在辨明他的無辜，反覆地說：

“一根小繩子……一根小繩子……你看，在這裏，市長先生。”

礮臺之襲取

我的一個軍界中的朋友，他數年前害熱病死在希臘，他有一天曾爲我講他所曾參與的第一次交戰。他的故事這樣地刺激我，使我一在有暇的時候，就回憶中記載下來，如以下所寫的：

我在九月四日的晚上加入聯隊中。我在營帳中找到了聯隊長，他起初很粗野地接待我；但當他既讀了B將軍的推薦書後，他便改變了他的態度，向我說了幾句有禮貌的話。

我便由他領去見我的隊長，那時他剛偵察了回來。這位隊長我僅僅在這時方始認識，他是一個面貌粗獷的長而且黑的人，他從前是小兵，後來從戰場得到了他的肩章和十字勳章。他的聲音，破啞而低弱，和他那幾乎成爲巨人的長身可成一個奇特的對比。他們告訴我他得到那奇特的聲音，是從伊艾訥之戰的一顆穿入他身子的彈丸起的。

在知道我方才從楓丹白露的學校出來，他扮了個鬼臉說：

‘我的中尉昨天死了……’

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說，“那代替他的人就是你，而你却不能勝任。”一句尖刻的反答跳上了我的嘴唇，但是我忍住了。

明月從席佛列奴礮台後面升上，那礮台位置在距離我們的露營大約有兩礮程之遙。她升起來像平時一樣的大而紅，但在這一晚，她在我看去似乎特別的大了。有一時，那礮台黑暗地背立在月亮的燦爛的圓片上。這正與在爆發時的火山的圓錐

狀相似。

一個站在我旁邊的老兵正注視着月亮的顏色。

“她很紅啊，他說；這正是一種取那著名的礮台順手的好表記！”

我是常常要迷信的；於是這種朕兆，在那個時候格外感觸了我。我去就睡，但是我却不能睡去。我起來走了些時，看着火光的廣漠的線蒙罩在高地上，在席佛列奴村的那面。

當我以爲夜的新鮮而銳利的空氣已足夠冷了我的血的時候，我回轉來向火；我緊緊地將身子包裹在外套中，閉着我的眼，希望在天明以前不再睜開了。但是睡眠總不來。漸漸地我的思想染了一種悲哀的色彩了。我自己向自己說遮滿在這片平原上的十萬人中，我却沒有一個朋友。倘使我受了傷，我一定要在醫院中受那些呆笨的外科醫生的漠不關心的照料。一切我所曾聽見說過的外科手術，都回到我的記憶中來了，我的心狂跳着，我很機械地把在我胸上的手帕和文書夾正如一種胸甲

似地放下了。疲乏壓迫着我，我逐時地想睡，但逐時有那些不吉的思想，挾着重新的力發生出來，使我驚醒。

然而疲乏終於克服了我，而當他們打起身鼓的時候，我却沉沉地睡熟了。我們依次排列在戰陣中，鼓聲喧着，於是我們架起了兵器，而一切都表示我們將過一個平安的日子。

在三點鐘光景，副官帶着一道命令來了。我們便奉命再取了我們的兵器；我們的衝鋒隊展佈在原野上，我們慢慢地隨着他們，在二十分鐘之後，我們望見俄國的前隊兵士都整隊退回去，走進那個砲台。

一列砲隊安排在我們的左邊，還有一列在右邊，兩列都很遠地在我們前面。他們向敵人猛烈地開砲，而他們也很使勁地回答着，於是那席佛列奴砲台便在濃密的煙雲中隱沒了。

我們一聯隊靠着一處高起的地，蒙蔽住了俄兵的砲火。他們的彈丸，很少對準着我們的，(因為他們只要轟擊我們的砲手)從我們頭上經過，或者

至多不過向我們拋些泥土和小石子來罷了。

在我們一接到了前進的命令的時候，我的隊長很注意地看着我，使我不得不帶着一種儘我所能的瀟灑的態度用手摸着我的青年的鬍子。實在，我並不驚慌，我所感受到的唯一的驚慌便是恐怕他正在想像着我驚慌，那些不傷人的彈丸依舊幫助着我維持着我的英雄式的鎮定。我的自尊心告訴我說我將去冒一場真正的危險，既然最後我是處於敵隊的火燄之下。這樣地舒服我是快樂極了，我夢想着那在普洛望斯路B夫人客廳中，講佔據席佛列奴敵台的歡樂。

聯隊長在我們一羣人前面經過；他向我說：“好，你却有利害的工作做你初次的試習。”

我用一種真正軍隊式的態度微笑着，一邊刷着我衣服的袖子，因為有一顆落在三十碼外的地上的彈子在我的袖上灑着了些塵土。後來俄國軍隊似乎已看出了他們的敵彈的成績不好；因為他們已換了更容易達到我們所駐紮着的壕溝中的敵彈。一個很大的轟炸擊去了我的軍帽，又炸死了一

個離開我很近的人。

“我敬祝你，隊長在我剛拾起了我的軍帽的時候對我說，今天你脫險了。”我知道軍隊中的迷信，常相着一句格言，Non bis in idem【註：拉丁語在同一个（地方）不會有兩次，】，這格言施用在戰場上正如在裁判廳一樣。我便大模大樣地戴上了軍帽。

“這是使沒有禮節的人們都致敬的，我儘量地快樂地說着。”這個下等的取笑在那個環境中似乎是再好也沒有了。

“我恭賀你，”隊長繼續說，“你將不會有不利了，而今夜你將統帶一隊人；我還知道爐灶已爲我生熟了。當每一次我受傷了的時候，在我身旁的將校，總是中了致命的彈丸的，而且，他又說着，聲音很輕而且幾乎是可羞的似的，他們的名字總是P字開頭的。”

我假裝着勇敢；許多人也會像我這樣；而許多人也會和我一樣地爲這預言的話所打動。像我這樣的新入伍者，我實在覺得我萬不能將我的情感

信託給任何人，而我必須常常裝着膽大自若的神氣。

半點鐘之後，俄軍方面的炮火顯然消滅下去了；於是我們從障礙物中出來向着那敵台前進。

我們一聯隊是合了三排步兵而成的。第二排是受命轉向着那敵台進口的旁邊去；而其餘兩排都作總攻擊。我便在三排。

我們從那遮蔽我們的那肩牆一類的東西後面出來，迎着我們的只是些小銃的射擊，在我們一列中只有小小的損傷。彈丸嗤嗤的使我吃驚；我常常轉過頭去。向我同伴中的一部份人諧謔着，他們對於這種聲音是很熟稔的。

“通盤計算起來，我向自己說，一場戰事並不是像這樣的一樁可怕的事。”

我們兼程而進，先鋒隊居前：一霎間俄軍發了三次極清楚的呼聲，隨後寂靜着，並不開火。

“我不喜歡這種寂靜，我的隊長說；這對於我們的朕兆是不會好的。”

我想着我們這邊的人真是太喧嘩一點了，於

是我不禁在心中將他們嘈雜的鼓噪和敵人嚴肅的的寂靜互相比較着。

我們很迅速地直達礮台之下，柵欄已被打碎，而泥土也被我們的子彈所翻起了。軍士呼喊著“皇上萬歲！”衝上了這新的破壞物，誰也意想不到已經這樣大喊過的人還會發出這般的高聲來。

我舉起了兩眼，那所看見的景象我是永不會忘記了的。大部份的煙霧上升到那礮臺之上大約二十呎光景，像天幕一般地懸垂着。經過了一層淺藍色的煙霧，在他們半摧毀的牆內，我遙遙地看見那些俄國的精兵，舉起了火器，像影像一樣地一動也不動。我到現在都還看見每個兵士，左眼緊緊地瞅住着我們，而右眼却藏在瞄準着的鎗後。在一個礮眼裏，距離我們幾呎之外有一個人拿着燃了火的藥線站在那大礮邊。

我戰慄着，我相信我的最後的時候已到了。

“玩意兒就要開始了！我的隊長叫喊着，晚安呀！”

這是我聽他說的最後一句話。

一陣的鼓聲在礮台裏響來。我瞧見那些火鎗都放倒了。我閉了眼睛，聽得一陣驚惶的砰礮之聲，接着便是呼號聲和呻吟聲。我張開了眼，很詫異着我居然還活着。那礮台重復又迷漫着煙霧。我四圍完全被死傷者圍繞着。我的隊長直躺在我的腳邊：他的頭已被一個彈丸擊碎了，而我的身上濺滿了他的腦漿和血。我的全同伴中祇餘了六個人和我了。

在這場屠殺後接着是昏迷。聯隊長將他的帽子安置在他的劍尖上，第一個爬上那護牆，喊着“皇上萬歲！”他的後面便緊緊地隨從着那些劫後餘生。我已不能很明瞭地記憶出我們以後怎樣。我也不曉得我們怎樣地進了礮台。在這樣濃密的不能相見的煙霧中，我們用短兵相接。我相信我已殺傷了人，因為我發見我的腰刀上已蘸着了血。最後我聽見了有人喊“勝利！”隨後，那些煙霧消散了，我看見不少的血和死屍幾乎完全遮蔽了那礮台的土地。尤其是那些炮，都埋葬在死屍堆之下。大約有二百個光景穿着法蘭西軍服的人，凌亂地聚在

一起，有些荷着槍，有些拂拭着刺刀。十一個俄國俘虜和他們同在一處。

聯隊長渾身是血，倒在一只近入口處的破碎的輜重車上。有幾個兵士在他周圍擁擠着；我也走近了去。

“領袖隊長到那裏去了？”他問一問把總。

那把總用一種表白的神情聳了一聳肩。

“那麼領袖中尉呢？”

——“這位先生便是，他昨天才到，”那把總用一種很平靜的語氣說。

聯隊長慘苦地微笑着。

“來罷，先生，”他向我說，“現在要請你做總指揮了；你趕快叫他們把這些軍車放在礮台的進口處以防敵人，因為敵人還有些實力；但C軍就要派人來幫助你了。”

——“聯隊長，”我向他說，“你却傷得很重了？”

——“咄，我親愛的，但是礮台已經奪到手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3803B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1939 , 2, 1, 初版

1-2000 册

全國各大書局
上海龍虎書店
春明書店
總經售處

代表人 茅聲熙
發行者 大夏書店

上海四馬路

出版者 文化勵進社
譯述者 水沫社

實價

法蘭西短編
第一集

1200

上海圖書館
南
0.40

17.00